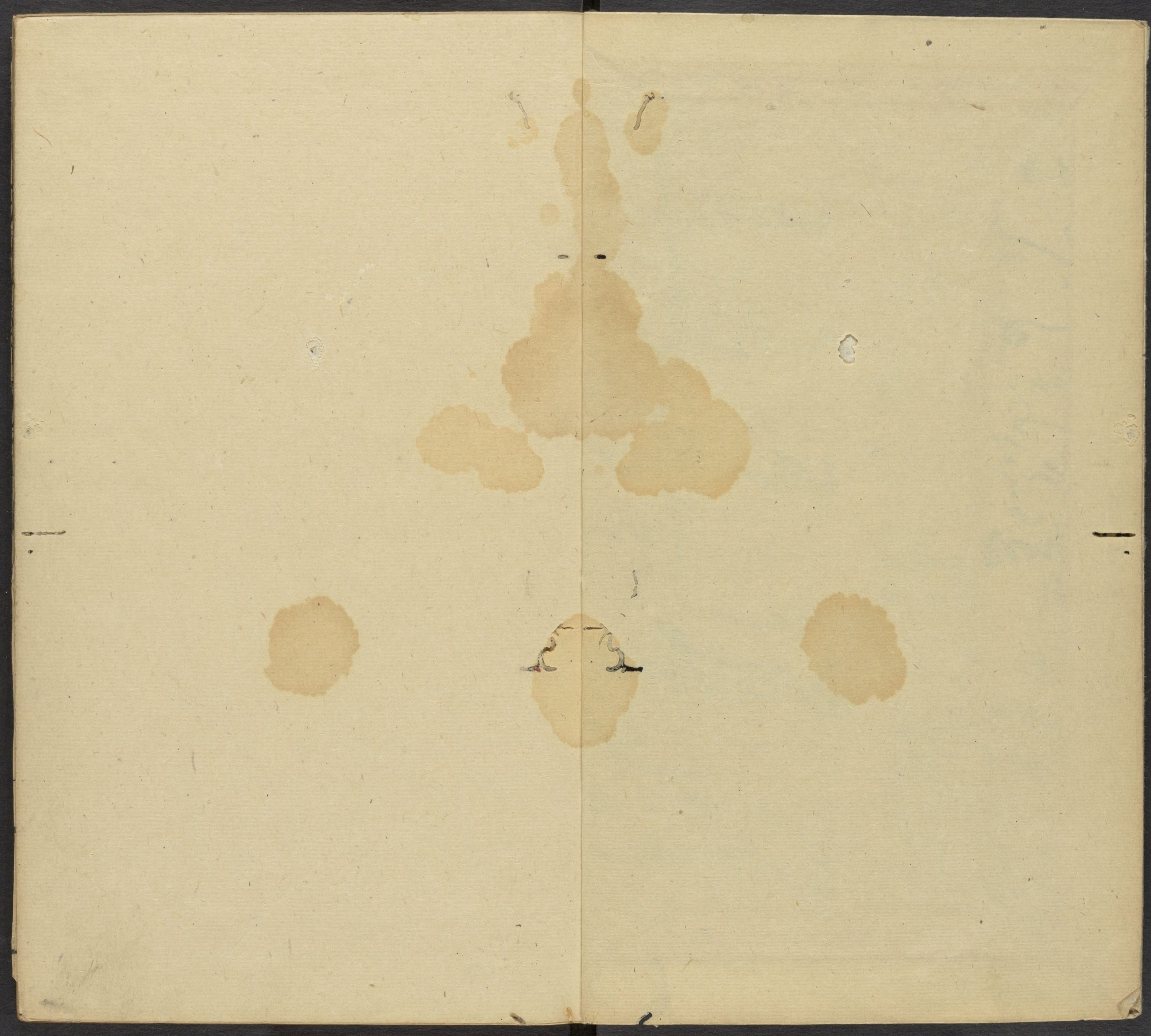


1140/1994(3) 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9 1953



淮南鴻烈解卷十四

詮言訓

詮就也就萬物之指以言其
徵事之所謂道之所依也



洞。同。天。地。渾。沌。為。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同。出。於。一。所。為。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以。類。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而。為。萬。物。莫。能。及。宗。故。動。而。謂。之。生。死。而。謂。之。窮。皆。為。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不。物。之。物。恍。惚。虛。無。物。物。造。萬。物。者。也。此。不。在。萬。物。之。中。稽。古。太。初。人。生。於。無。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真。人。真。人。者。

卷之六曰
有卦兆便便
之形

未始分於太一者也。聖人不為名尸。尸主也不為謀府。府也不為事任。不為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朕兆也不為福先。不為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為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故聖人揜明於不形。藏迹於無為。王子慶忌歿於劍。王慶忌者。吳王僚之弟子。闔閭弑僚。慶忌勇健。在鄭闔閭畏之。使要離刺慶忌。并歿於桃楮。

楮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并楮音棒。

子路菹於衛。蘇秦歿於口。人莫

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疆來射。

媛。元。貌。鶴。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

言。至論矣。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為方。規不正。不可以為

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已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已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為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強勝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

矣。五事皆見而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

渡水而無游數。雖強必沉。有游數。雖羸必遂。又况

託於舟航之上乎。為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

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

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

之本。在於去載。去浮華載於亡者也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

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

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

脩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

蒙鹿門曰數
自論為治之
道最開大體
最切日且有
志于天下國
家者得是說
而理矣
茅鹿門曰二
句亦是見道
之見

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廣成子黃帝時人多知為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

自正。不得之已，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

無咎。無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

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

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強

勝不若已者，至於與同則格。言人力能與己力同也。已以強加之則戰格也。

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眾不勝，成大勝

者。唯聖人能之。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使用之。勁筋者

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

之。秦王置父處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

聽。乃謝者老而徙岐周，百姓攜幼扶老而從之。遂成

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無以天下為

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為焉。猶

之貴天也。厭文搔厭持搔法勞也治官理民者，有司也。

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

者，禹也。聽獄制中者，皋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

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為已用。不得其道，伎藝

茅鹿門曰：柔

弱自得之說

經來不出老

氏集曰

茅鹿門曰：正

以柔勝者也

茅鹿門曰：此

段議論亦本

聖人恭已無

為執而御煩

之說來却說

得玄虛了所

以不可見之
實用

袁石公曰今
人于虛之

只是信不
久所以不能

人用却要求
實地不知

在空裡

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平江。有虛舟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伎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

一謂歛之。近岸為歛。遠岸為張。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

後。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已以遊於

世。孰能訾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

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

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

不足以及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

喜。故成者非所為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

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

德。所殺者非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為可非之行。不

憎人之非已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也。不能

使禍不至。信已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已之不

攘也。攘。邦也。禍之至也。非其求所至。故窮而不憂。福之

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知禍福之制。不在於

已也。故閒居而樂。無為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

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亡矣。修其所有。則所

欲者至。故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

袁石公曰福
禍非人與此
辭却不相背
實錯會好

茅鹿門曰有為者不若無為之應

國者先為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修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修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為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到也。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為物。不損則益。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殺。秦穆公勝西戎。為晉所敗於殺。楚勝乎諸夏。而敗乎栢莒。楚昭王服諸夏。而吳敗之栢莒。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

茅鹿門曰劉河南論禍福

之理最詳而此又歸之天。聖可謂不軌。于道然幸以反見謀安在其能言哉。哀石公曰。今之為道者。總為名利讀此。可發深省。

有功。聖人無思慮。無設備。來者弗迎。去者弗將。將送也。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眾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為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為善則觀。衆人之所為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而可以退而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修自然。已

李鹿門曰聖人能盡道而天下莫知是也謂神

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為。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為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為正也。故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偽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章明息止也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故世

茅鹿門曰不修道者與聖人相反袁石公曰說盛名之害

袁石公曰到此亦當自悔

茅鹿門曰喜于有為者皆

有心有言者也故不能盡

道

有盛名。則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為善。欲為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已。欲見譽於為善。而立名於為質。則治不修故。而事不須時。治不修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為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也。更償事之敗也。不足以敝身。故重為善。若重為非。而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以為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

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鑑見其醜則善鑑。人能接物而不與已焉。則免於累矣。公孫龍繫

於辭而買名。公孫龍以白馬非馬。水不寒炭不熱為論。鄧析巧辯而亂法。

鄧析教鄭人以訟訟不俱回子產誅之。蘇秦善說而亡國。由其道則善

無章。脩其理則巧無名。故以巧鬪力者始於陽常卒

於陰。始於陽明終於陰暗。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使水

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掩。

邪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

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

鹿門曰湯武之王亦自然之遇也

石公曰足在人之觀之

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

桀紂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暴也。湯武遭桀紂

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過遇者能遭於時而得

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修行而使善無名。布

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瞻

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為而自治。善有章則士

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

故聖人揜迹於為善而息名於為仁也。外交而為援。

事大而為安。不若內治而待時。凡事人者非以寶幣。

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饜。卑體婉辭。則

諭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反背也。雖

割國之錙。錘以事人。六兩曰錙。倍錙曰錘。而無自恃之道。不足

以為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修其境內之事。盡其

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

同志。與之守社稷。戮死而民弗離。則為名者不伐。無

罪而為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民有道所同

道。有法所同守。為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

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

茅鹿門曰盡

其在我而聽

其在人即道

所當然也

茅鹿門曰一

其虛而無為

以前而聖
人所能者

以為也。所以無為也。何謂無為。智者不以位為事。勇

者不以位為暴。仁者不以位為患。可謂無為矣。夫無

為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

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則好利。一身之身。既

數變矣。又况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

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

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君好智則

倍時而任已。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

贍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

茅鹿門曰智
勇節非一也

圭河鳥川詳 卷一 四 論言 九

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負負而辭助自負自恃也辭助不受傍

人之助一人之力以禦強敵不杖衆多而專用身才必

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

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歛實府庫則與民爲讐少取

多與數未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

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

任也而道術之可修明矣聖人勝心衆人勝欲君子

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

不繫於物者正氣也重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

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

兩立一置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色耳

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寧

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官交爭三官謂食

視以義爲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

苦也然而爲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饑

而大殮非不贍也然而弗爲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

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

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

蒙鹿門曰任

者自任非不

任人也

勞鹿門曰勝

心則不害性

則能枕一

怒便動靜使在已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瘕

疵之與瘕疽之發而豫備之哉夫函牛之鼎沸而蠅

蚋弗敢入函牛受一牛之鼎也崑山之玉璵崑山崑崙也璵式也而塵垢

弗能汚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

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修敬不思德唯弗求

者能有之言不求而處尊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

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鈴寒

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

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為論

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

能形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

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

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

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

用其智於已者也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

其力於已者也不能使人無智力但能使人不以智力加於已此兩者常在

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肯不見則百姓不怨

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

淮南子卷十四 論衡

茅鹿門曰聖

人雖勝心不

勝欲然以仁

其自然不求

比功而功自

成謂之無為

亦可也

茅鹿門曰不

用智勇而賢

于智勇遠矣

茅鹿門曰不
殺乎形而獨
存其神此正
所謂一也

蒙不為曰世
人好作聰明

不知皆是不
叩之鳴不吹
之聲豈非捏
怪

茅鹿門曰聖
人執其一而
天下自取足
於聖人猶天
地日月然

事所與衆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

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於

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弗叩

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內藏。不為物先。倡事

來而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

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臾忘為質者必困於性。常思

為質不修自然則性困也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

翼美者傷骨骸。鵠鷹一舉千里則形如塵。芳以其翮美也。枝葉美者害根

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

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

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山。鬼然不動。行

者以為期也。直已而足物。生萬物以足百姓不為人贛用之

者亦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

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

奪。唯滅迹於無為。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為

受名。名典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

之。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為害始。福則為禍先。唯不求

利者為無害。唯不求福者為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

袁百公曰行
盡如馳良可
怪嘆不知何
苦乃爾

茅鹿門曰狂
生不知道之
無為而勉強
為之者

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為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寄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

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為可以託天下也。不知道者釋

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

至則喜。禍至則怖。神勞於謀。智遠於事。禍福萌生。終

身不悔已之所生。乃反愁人。禍福皆生於已不喜則憂。中未

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生。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

罪者釋。好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

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

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已受

誅。怨無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人無屈奇

之服。屈短奇長也無瑰異之行。服不視。其所服衆不觀視也行不觀。

言不議。通而不華。窮而不懼。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

而不見。怪容而與衆同。無以名之。此之謂大通。升降

揖讓。趨翔周遊。不得已而為也。非性所有於身。情無

符檢。行所不得已之事。而不解構耳。豈加故為哉。故

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為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為麗。

歌舞而不事為悲。麗者。皆無有根心者。善博者。不欲

蒙鹿門曰非
靈昏之旨假
自為一家言
也

車采名

袁石公曰妄
思不若低頭

聖鹿門曰不
一之弊若此

是故聖人貴

袁石公曰學
道者不可不

知

袁石公曰起

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齊適也行由其理。雖

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馳呪者

不貪最先。馳競也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

雖不能必先。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在

於欲也。是故減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

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

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無術不能達有百

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

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舜彈五

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周公殺牖。不收於

前。牖前肩之美也鐘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內平。匹夫

百晦一守。不遑啓處。無所移之也。以一人兼聽天下。

且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為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

者。如祝宰尸。雖能剝狗燒彘。弗為也。弗能無為。俎豆

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害也。不能祝

者。不可以為祝。無害於為尸。不能御者。不可以為僕。

無害於為佐。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

譬如張琴。小絃雖急。大絃必緩。無為者。道之體也。執

袁石公曰處後之利事理

卷七

鹿門曰甚不知一之

鹿門曰易簡者一也天地之道也

後者道之容也。無為制有為。術也。執後之制先。數也。

放於術則強。審於數則寧。今與人下氏之璧。未受者

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

爭。爭者各自以為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

決之。非以智不爭也。兩人相鬪。一羸在側。羸劣人也助一

人則勝。救一人則免鬪者。雖強必制一羸。非以勇也。

以不鬪也。由此觀之。後之制先。靜之勝躁。數也。倍逆

棄數。以求苟遇。變常易故。以知要遮。過則自非。中則

以為候。闇行繆改。終身不寤。此之謂狂。有禍則訕。有

福則羸。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謂狂人。員

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止。成文。文謂威儀文采可以將少。

而不可以將衆。蒸菜成行。蒸菜小瓶甌有堤。堤瓶甌皆行列。下安也。

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

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

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衆。大樂必易。

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

四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心有憂者。筐牀衽席

弗能安也。菰飯糲牛。弗能甘也。菰澗胡也琴瑟鳴竽。弗能

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游樂。由是觀之。生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所不能樂。而以害性之所以樂。故雖富有天下。貴為天子。而不免為哀之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憫。憫憂也。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遊心於恬。舍形於佚。以俟天命。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槩日月度而無漑於志。度隱也。漑灌也。已自隱藏不以他欲灌其志也。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不嗛。大勇不矜。五者無棄而幾

多

鄉方矣。

方道也。

軍多令則亂。酒多約則辯。亂則降北。辯

則相賊。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大於悲。

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

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反生鬪。

爭滿不滿。

之鬪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也。詩之

失僻。樂之失刺。禮之失責。徵音非無羽聲也。羽音非

無徵聲也。五音莫不有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勝者

也。故仁義智勇聖人之所備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

言其大者也。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

字虎門曰
一能大餘皆
其小者

茅鹿門曰
本洞同澤池
之理

茅鹿門曰此
即不物而能
物物者也

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
相遠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故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
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於廩見所始則知終
矣席之先翟尊樽之上玄樽俎之先生魚祭俎上肴以生魚
豆之先黍羹秦羹大羹不調五味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
腹而先王貴之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
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
凝火弗為衰其暑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為益其烈寒
暑之變無損益於已質有之也聖人常後而不先常

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
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
唯德是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
人直已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
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為而天下遠
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已者樂德而忘賤
故名不動志不以名移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
天下不足以概志故廉而能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
者可與言道矣自身以上至於荒芒亦遠矣荒芒上古時也

袁石公曰：不知道者憂固不得不憂，亦不得不憂。亦得。

自處而天地無窮亦滔矣。滔曼長也以數雜之壽。雜匝也從子至

亥為一匝。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

千歲浮游不過三日。浮游渠畧也生三日成以浮游而為龜憂

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

之治者可與言道矣。君子為善不能使福必來不為

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

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修極而橫禍

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狗吠

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萬乘

之主葬其骸於曠野之中祀其鬼神於明堂之上神

貴於形也。貴之故故神制則形從。神制謂骨欲不作形勝則

神窮。形勝謂人體體躁動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太沖。

以存天下事物同歸一理聖人得其所御餘非所尚

氣之也。合者虛而無為也中間反覆博喻咸不出此

壽者鹿門。蹠者跌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

有示無為有為非有定法存乎其人耳聖人千變萬

化總是無為若庸人塞聰掩明亦有為也。石公

虛已以游於世故萬變不括還返其宗通篇具

茅鹿門曰神
妙致一之理
到此方結出
本旨

淮南子卷之四
論言
十八

是一意 賓王

淮南鴻烈解卷十五

兵畧訓

兵在畧謀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畧。

畧獲也。將

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有血

氣之蟲。含牙帶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

毒者螫。有蹠者跌。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

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

不贍。則爭。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

牙之利。故割革而為甲。爍鐵而為刃。貪昧饕餮之人。

茅鹿門曰此
凡兵之所由
動

殘賊天下萬人搔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
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為清。以危為寧。故不
得不中絕。中絕謂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
帝戰矣。顓頊嘗與共工爭矣。故黃帝戰於涿鹿之野。
堯戰於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啓攻有扈。自五帝而弗
能偃也。又况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
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
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威武而
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

茅鹿門曰論
兵以不得已
而動

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
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
夏桀殷紂。有害於民。而立被其患。不至於為炮烙。晉
厲宋康。行一不義。而身歿國亡。不至於侵奪為暴。此
四君者。皆有小過。而莫之討也。故至於攘天下。攘奪也
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論之所不
取也。所為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

茅鹿門曰兵
之不得已如
此

反為殘賊。是為虎傅翼。曷為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
獮獪。食魚者也養禽獸者。必去豺狼。又况治人乎。故霸王

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
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
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
師曰毋伐樹木毋挾墳墓毋焚熱五穀焚燒也毋焚積
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傲
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誅民之所
以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
道帥民之賊者身歿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
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冠國

鹿門曰行
之正

鹿門曰上
之兵如此

土作女

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
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囚圜賞其有功百姓開門
而待之漸米而儲之漸漬也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
所以致王而齊桓晉文之所以成霸也故君為無道
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誰與交兵
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晚世之兵君
雖無道莫不設渠塹塹傅牒而守傅守也攻者非
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於伏尸流
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為之故也夫

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人者，眾助之，舉事以自為者，眾去之。眾之所助，雖弱必強；眾之所去，雖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凡物有朕，唯道無朕。

言萬物可朕而道不可朕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而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是故大兵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

夢鹿門曰兵之道如此

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懼。相悛零沮，膽其處。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脩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政治也。古得道者，靜而

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叫呼而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詘伸不獲五度。獲誤五度五行也下至介鱗。

上及毛羽。條條葉貫。萬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

是故入小而不偏。迫也處大而不窳。浸乎金石。潤乎草木。

宇中六合振毫之末。宇中四字也莫不順比。道之浸洽。

河淖纖微。無所不在。是以勝權多也。夫射儀度不得。

則格的不中。格射之樞質的射准也驥一節不用。而千里不至。

夫戰而不勝者。非鼓之日也。謂陳兵擊鼓之日素行無刑久。

矣。故得道之兵。車不發軔。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

解卷。束也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

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

乘民之力。而為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歿。同情相。

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為嚮。因民而慮。天下為。

鬪。獵者逐禽。車馳人趨。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

為斥圍。因塞也要遮者。斥候圍同所利也。同舟而濟於江。

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粹。捷疾招杼船。取也若左右手。

不以相德。其憂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為天下除害。

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民之為用。猶子之為父。弟之為。

管子地員曰此
兵之有用

李此

管子地員曰以
下指其實

兄威之所加。若崩山決塘。敵孰敢當。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已用也。用其自為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為已用。所得者鮮矣。兵有三詆。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脩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忠。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軍相當。鼓鐔相望。鐔鐔汗也。形如鐘以和鼓。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此

袁石公曰有
佐勝之具有
勝數之本

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陳解贖之數。維枹浮而鼓之。維貫也。枹也。係於臂以擊鼓也。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塲。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務脩其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衆。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殷衆軫乘輪多盛貌。此軍之大資也。而勝亡焉。明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賚。該之數。奇賚陰陽之要。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良將之

所以必勝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難以衆同也

夫論除謹論除論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連

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

發斥不忘遺發有所見斥此候之官也軍候候隧路

亟隧道路亟言治行輜治行輜道路賦丈均賦治也軍

也軍隧道路疾也輜重也司空補空收藏於

後遷舍不離無淫與無遺輜此輿之官也與衆候領

之後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

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

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

不為用然皆佐勝之具也非所以必勝也兵之勝敗

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

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

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

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地廣人衆不足以為強

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

繁刑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

大必亡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沅湘二水名北繞潁影泗

元鹿門曰五
官者將之佐
非勝之本

茅鹿門曰兵
之必勝在是

穎泗二水名。西包巴蜀。東裹邾。淮。巴蜀邾。穎汝以為洫。

江漢以為池。垣之以鄧林。鄧林沔水。上險。縣之以方城。綿落也。方

城楚北。塞也。山高尋雲。谿肆無景。肆極極溪之深不見景也。地利形便。

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為甲冑。修鍛短鏃。鏃。小矛。音匆。齊

為前行。積弩陪後。積弩。連弩。錯車衛旁。疾如錐矢。錐。金簇。箭羽之

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然而兵殆於垂沙。地名。衆破於

栢舉。楚國之强。大地計衆。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

嘗君。昔社稷之守。而委身强秦。兵挫地削。身歿不還。

二世皇帝。勢為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楫所通。

莫不為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

之饑寒窮匱也。典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發閭左

之戍。收太半之賦。費民之三。而稅二。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

首路歿者。隨逮。應召肆刑。極刑。輅。輓輦。橫木也。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

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

慘。慘。賴也。音遼。戍卒陳勝。興於大澤。攘臂袒右。袒。右脫右臂。衣也。

稱為大楚。而天下嚮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

弩强衝也。伐棘棗而為矜。棘。棗。酸棗也。矜。矛柄。周錐鑿而為刃。

周內。燃矜以內。鑽鑿也。剡槲。荼。奮儻。鑿。以當

內鑽鑿也。剡槲。荼。奮儻。鑿。以當

廣門曰楚
秦大道故

兵強而亡

聖得之故有
天下

亮鹿門曰此
指出勝與不
勝者以見本
迷

脩戟強弩攻城畧地莫不降下天下為之糜沸螳
動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
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武王伐紂東

面而迎歲大歲至汜而水汜地名至共頭而墜共頭山名在河

曲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彗星柄在東方當戰之時

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蹈難之賞而後

無遁北之刑白刃不畢拔而天下得矣是故善守者

無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鬪明於禁舍開塞之道乘時

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

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

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

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強而敵弱矣故善用

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

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

亡者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

用兵者亡故全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勢侷則有數者

禽無數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執賢將孰能民孰

茅鹿門曰此勝之本

茅鹿門曰此

又轉言勝在於道

袁石公曰我無形則人不

可見只從無形二字衍出

許多玄妙之語

茅鹿門曰以下論將

附國執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矣夫有形埒

者天下訟也公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

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無

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

慮也智見者人為之謀形見者人為之功眾見者人

為之伏器見者人為之備動作周還倨句詘伸可巧

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耀而

玄逐進退詘伸不見朕整鸞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

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

飽制饑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

而不用達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於無形出於不意

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條出與間入莫

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

獨出獨入莫能應圍疾如鏃矢何可勝偶一晦一明

孰知其端緒未見其發固已至矣故善用兵者見敵

之虛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擊其猶

猶陵其與與疾雷不及塞耳用疾雷之聲不暇復塞耳也疾霆不

茅鹿門曰此段即前所謂道之無朕也

生可為則解卷十五 兵略

暇掩目。善用兵若聲之與響。若鎗之與鞀。鞀鼓鞀聲。昧不

給撫。呼不給吸。當此之時。仰不見天。俯不見地。手不

麾戈。兵不盡拔。擊之若雷。薄之若風。炎之若火。凌之

若波。敵之靜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為。故鼓鳴旗

麾。當者莫不廢滯。崩墮天下。孰敢厲威抗節。而當其

前者。故凌人者勝。待人者敗。為人杓者死。杓所繫也。兵靜

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能

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

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

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

心。則無一人之用。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

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

無墮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亟。故

將以民為體。而民以將為心。心誠則支體親。心疑

則支體撓。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心則卒

不勇敢。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

若蚘之足。蚘馬蟻也。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強而

不相敗。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誠從其令。

書鹿門口論

將與民卒當

一心亦兵之

道也

言鹿門曰以
下必悉其詳

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衆為寡。故下不親上。其心不
 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
 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以形矣。兵有三勢。有二權。
 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克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
 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
 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破路津關。大山名
 塞。龍蛇蟠蟠屈也却。笠居羊腸。道發笥門。笥竹笥所以捕魚其門可
 入而不得。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因其
 勞倦怠亂。饑渴凍暍。推其捨。安捨擠其揭揭。擠排捨捨欲臥

揭揭欲拔也

此謂因勢善用間諜審錯規慮設蔚施伏草

蕃盛曰蔚

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

知權陳卒正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撙撙

也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衆此謂事權權勢

必形吏卒專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於

死生舉錯得失莫不振驚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

拔雲梯可依雲而立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

必勝之攻也故兵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為

苟發故勝定而後戰鈴縣而後動故衆聚而不虛散

茅鹿門曰得
權勢者必勝

兵出而不徒歸。唯無一動。動則凌天振地。抗泰山。蕩四海。鬼神移徙。鳥獸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敵家之兵不來

相交復也國無守城矣。靜以合躁。治以持亂。無形而制有

形。無為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道

也。敵先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力

也。形見則勝可制也。力罷則威可立也。視其所為。因

與之化。觀其邪正。以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罷其足。

彼若有間。急填其隙。極其變而束之。盡其節而仆之。

敵若反靜。為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言我之盡調以待敵

也若動而應。有見所為。彼持後節。彼謂敵待後節。敵在後使先已與

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腋。右腋

西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

之如雷霆。斬之若草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邀。速人

不及步銷。喧車不及轉轂。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雖

衆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

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於無。而遊心於虛。風雨可

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其無形故也。夫能滑淖精

微。貫金石。窮至遠。放乎九天之上。蟠乎黃虛之下。唯

亭鹿門曰應
前無形又言
之

無形者也。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填填，旗立。容未可見。以數相

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以虛應

實。必為之禽。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離罟

罟。飛鳥不動，不絀網羅。魚鼈不動，不擐蜃喙。物未有

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聖人貴靜。靜則能應，躁後則

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禽。缺故良將之用卒也。

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

丘山，發如風雨。所凌必破，靡不毀沮。動如一體，莫之

應。圍是故傷敵者衆，而手戰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彈，

不若捲手之一絙也。擣也。萬人之更進，不如百人之俱至

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

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勢勝火，章華之

臺燒。章華，楚之高臺。以升勺沃而救之，雖涸井而竭池，無奈

之何也。舉壺榼盆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今

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耦衆，不能成

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衆，此言所將非

言所戰也。或將衆而用寡者，勢不齊也。勢不齊，士將不同力也。

章華門曰：動制靜即以逆待勞之意

章華門曰：兵不在衆寡只在一心

茅鹿門曰總歸于道方可制勝

袁石公曰言人所未言

寡而用衆者。用力諧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勝衆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巧舉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謀也。將衆者。有一見焉。則爲人禽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明矣。是故爲麋

鹿者。則可以且罟設也。

麋鹿有兵而不能以鬪無術之軍

爲魚鼈者。

則可以網罟取也。

魚鼈之兵散而不集

爲鴻鵠者。則可以矰繳

加也。

鴻鵠之兵高而無被

唯無形者。無可奈也。是故聖人藏於

無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

而經。無法無儀。來而爲之宜。無名無狀。變而爲之象。

深哉。調

帝

調遠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窮至

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變化消息。無所凝滯。建心乎

窈冥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淵。雖有明目。孰能窺其

情。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

茅鹿門曰此亦即無形之意及復而極

舉鹿門曰機
與動亦無形

敬一也破

者人事也。所以決勝者，鈐勢也。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及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入與勢。雖未必能萬全，勝鈐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為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捧，雖順招搖，挾刑德，而弗能敬者，以其無勢也。故

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括淇衛箇箛。括箭前括淇衛箇箛箭之所出

載以銀錫。載飾也飾箭以銀錫雖有薄縞之幘。縞細腐荷之矰。荷蓮

萃然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夫風之疾，至於飛屋折木，虛

舉之下，大遲自上高丘。虛舉不駕也風疾飛之人之

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

若轉負石於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

敢與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於萬人之必北也。

况以三軍之衆，赴水火而不還踵乎？雖詭詭合合於

走有鳥則解

天下誰敢在於上者誅卒也雖卒然合與天下爭人誰敢在其上者所謂天

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角亢為青龍參井為白虎星張

為朱雀斗牛為玄武所謂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高者

為生下者為死丘所謂人事者慶賞信而刑罰必動

靜時舉錯疾此世傳之所以為儀表者固也然而非

所以生儀表者因時而變化者也是故處於堂上之

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

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聖人達其至故鼓不與於

五音而為五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為五味調將軍

不與於五官之事而為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

五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

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滔滔如春廣壙

廣如夏湫湫湫如秋湫湫如冬典常凝正當因形

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

清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

動推理而行掩節而斷割掩覆其節制斷割也因資而成功使

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人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

集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

袁石公曰兵
事耳通直以
道應之

茅鹿門曰如
此然後可將

兵
受石公曰總
之以騎敵為
本

茅鹿門曰此
又言將之所
當蓋者見道
為本此為輔
本末兼之兵
可勝

之擊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菴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為之以歛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鄉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為備，所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玄明通，莫知其門，是謂至神。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竝行，是

茅鹿門曰此
又言將之所
當蓋者見道
為本此為輔
本末兼之兵
可勝

謂至強。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為其賞信而罰明也。是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則不難為之死；下視上如兄，則不難為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鬪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孫子名武是故內

脩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饑。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饑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為之勞也。欲民為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三。望國雖大。人雖眾。兵猶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死事以軍事死。賞其後子孫也。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鐘竽。敦六博。敦致也。投高壺。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此

事人所從。蹊隧者也。所謂四義者。使國不負兵。負程也。為主不顧

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
 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
 勇而不可凌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
 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
 貪於貨。不淫於物。不嗾罕於辯。不推於方。不可喜也。
 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窈冥冥。孰知其情。發必中銓。
 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揆。揆理也通動靜之機。明
 開塞之節。審舉措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彊廓弩。勢
 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

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蓋聞善用兵者。必先脩
 諸已。而後求諸人。先為不可勝。而後求勝。脩已於人
 求勝於敵。已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
 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為埴。則不能
 成盆盜。工女化而為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
 治也。故以異為奇。兩爵相與鬪。未有死者也。鸚鵡至
 則為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為躁奇。有出人治為亂奇。
 飽為饑奇。伏為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
 為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五行故能全其勝。

拙者處五。死以貪故動而為人擒。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於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為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丘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擗巨旗。擗卷取也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繩。出入解續。不相越凌。翼

輕邊利。翼軍之翼。或前或後。離合散聚。不失行伍。此

善脩行陳者也。明於奇正。資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

星。龜策。機祥。此善為天道者也。設規慮施。蔚伏見。用

水火。出珍恠。鼓譟軍。所以營其耳也。曳梢肆柴。揚塵

起塌。梢小柴。塌埃所以營其目者。此善為詐佯者也。錐鉞

牢重。固植而難恐。勢利不能誘。死亡不能動。此善為

充幹者也。充盈。強也剽疾輕悍。勇敢輕敵。疾若滅沒。此

善用輕出奇者也。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煙斥。居

高陵。舍出處。此善為地形者也。因其饑渴凍暍。勞倦

忘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易則用車。易平地也。險則用騎。涉水多弓。水中不可

引弩故。監則用弩。監可以手。晝則多旌。夜則多火。晦

冥多鼓。此善為設施者也。凡此八者。不可一無也。然

而非兵之貴者也。夫將者。必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

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見人所不見。謂之

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神明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

不可攻。戰不可勝。攻不可守。虛實是也。上下有隙。將

吏不相。所持不直。卒心積不服。所謂虛也。主明將

良。上下同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以水投火。所當

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勝相奇者。虛實之謂

也。故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

失氣。夫實則闔。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

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

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之黃池。晉公謂晉平侯。此擒之。謂服晉也。此

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僥悍遂過。

僥勇急也。不可正喻。大臣怨對。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

人。擒之于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

孝廉問曰所
謂不求人而
求諸已也

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

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

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

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

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鬚鬚前爪

送終之禮設明衣也。明衣喪衣在於鑿凶門而出。凶門

北出門將軍之出以喪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

禮處之。以其必死也。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

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

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如此

遷石公曰然則論功行賞亦決之于將不獨進退取舍之制為然也

尊鹿門曰又見兵之當慎不可妄加

則智者為之慮。勇者為之闡。氣厲青雲。疾如馳驚。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官益爵祿。割地而為調。決於封外。卒論斷軍中。言罪而顧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治。乃縞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退齋服。大勝三年。反舍。大勝敵者還三年乃反故舍也中勝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天歿。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淮南鴻烈解卷十五 錯綜諸兵家之說而持論近正 鹿門

兵之本指以除暴救民。然勝制之本在于行政。

鬼問於決勝之機。在于任將。因民撫卒。隱形其語。雖錯

鬼曰。無出不倫。然戰勝攻取之策。大畧備矣。石公

有所遇之耳。通然遭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

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鬼曰。吾聞得之矣。乃內

視而自反也。鬼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

得。而揚今法。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鬼曰。言者

淮南鴻烈解卷十五 終者吾將反吾宗矣。宗本也反

淮南鴻烈解卷十五 兵畧

淮南鴻烈解卷十六

說山訓

說道之旨委積於山

鬼問於鬼曰。道何以爲體。鬼人陰神曰。以無有爲體。

鬼曰。無有有形乎。鬼曰。無有何得而聞也。鬼曰。吾直

有所遇之耳。適然遭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

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鬼曰。吾聞得之矣。乃內

視而自反也。鬼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

得而揚。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鬼曰。言者

獨何爲者。鬼詰鬼曰言者吾將反吾宗矣。宗本也反

身鹿門曰魄可見魂不可見人知魄之運動而不知魂之能爲要之總歸于無耳其于道也亦然

袁石公曰道無形體有也魂亦未嘗無也故終之以

忽然不見淪
于無形
身鹿門曰唯
見小故不知
大道

鬼反顧竟忽然不見。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形矣。亦
入於無形之人。不小學。不大迷。學不博不通。不小慧。道故大迷
不大愚。慧不能通。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
休止不蕩也。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詹公詹

曾子攀柩車。引轎者為之止也。曾子至孝送親喪

挽者感之為之。老母行歌而動中喜。精之至也。申喜

也。少亡母聞乞人行歌。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瓠巴

善鼓瑟。淫魚喜音出於水而聽之。淫魚長頭身相半。楚人

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頷下。似鬲。猷魚而身無鱗。出江中。伯牙鼓琴。駟馬仰秣。介子歌龍蛇。

身鹿門曰專
一者感無不
通未有專一
于無為而不
能有為者喻
引多端要不
於此

而文君垂泣。介子介推也。從晉文公重耳出奔翟。遭

從亡者。子推獨不及。故歌曰。有龍矯矯。而失其所有。難絕糧。介子推割肌啗之。公子復國賞

蛇從之。而啖其口。龍既升雲。蛇獨泥處。文公悟。求子。推不得

而泣。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蟻無

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堞。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晞乾也。堞土塵

也。一情專也。清之為明。杯水見眸子。濁之為闇。河

水不見太山。視日者眩。聽雷者聾。人無為則治。有為

則傷。無為而治者。載無也。載行。為者不能有也。為者

也。不能無為者。不能有為也。人無言而神。有言者則

傷。無言而神者。載無。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鼻之所

哀石公曰能
或無雖為者
能使之有
不能無為
亦不能有
也矣

袁石公曰用其無無字妙非以空虛為無也註誤

身鹿門曰兩者俱忘即無

為之至德也非聖人不能

故以聖人承之

身鹿門曰能于此而不能

下彼皆非至德人之入道

所得不同亦猶是也

袁石公曰失其所從不可

以關道

身鹿門曰造化亦專一不

能

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為用矣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其所無用為用也以為不信視籟與竿

念慮者不得臥止念慮則有為其所止矣止猶去也去念慮非

真無兩者俱忘則至德純矣兩者念慮與不念慮忘二者則神內守故至德

純一聖人終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也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者非其詩也善之者善其音之清和不善其詩

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循迹者非能生迹者也循隨也隨人故迹不能自為新迹

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神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宋元王夜夢見得神龜漁者豫且捕魚得龜以獻

四方皆道之門戶牖嚮也在所從闕之故釣可以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也越人不知射河天而發矢勢盡而還近在

五步之內儀射法不知易去參天之法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月望日奪其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故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

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鮫水定則清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則所以無不動也江河所以

身鹿門曰勿
理亦然

東石公曰同
類而相妨其
類而相係

身鹿門曰此
為至德人當
臣之

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之。天

下莫相憎於膠漆。相持不解故曰相憎一說而莫相

愛於冰炭。冰得炭則解水復其性炭得冰則保其炭故曰相愛膠漆相賊。冰炭

相息也。牆之壞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

宗也。宗本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里。不見埤堦。遠

之故也。秋毫之末。淪於不測。是故小不可以為內者。

大不可以為外矣。蘭生幽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在

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

夫玉潤澤而有光。其聲舒揚。舒緩揚和也渙乎其有似也。

似君無內無外。不匿瑕穢。表裏通也近之而濡。望之

而隧。夫照鏡見眸子。微察秋毫。明照晦冥。故和氏之

璧。隨侯之珠。出於山淵之精。君子服之。順祥以安寧。

服佩也。君子佩而象侯王寶之。為天下正。陳成子恒

之劫。子淵捷也。陳成子將弑齊簡公脅其大夫子淵捷子罕之辭其所

不欲。而得其所欲。孔子之見黏粘蟬者。白公勝之。倒

杖策也。衛姬之論罪於桓公。衛姬衛女齊桓公夫人桓公有伐衛之志衛姬

望見桓公色而知之。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魏文侯見

之。反被裘而負芻也。兒說之。為宋王解閉結也。此皆

茅鹿門曰無為者天性也

袁石公曰在字妙不平指此

紫鹿門曰中不平與心無累者相去何如可以觀道

辟作

微眇可以觀論者

微眇未章顯也。觀論觀察而議論。

人有嫁其子而

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善。曰不為善。將為不善邪。應

之曰善。且由弗為。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天器猶言天則。

拘囹圄者。以日為脩。當歿市者。以日為短。日之脩短

有度也。有所在而短。有所在而脩也。則中不平也。中

也。故以不平為平者。其平不平也。嫁女於病消者。夫

歿則後難復處也。以女為妨。夫後人不故沮舍之下。

不可以坐。沮舍壞也。倚牆之傍。不可以立。為辟壓也。執獄牢者

無病。執主也。厲鬼畏之。故不病。罪當歿者。肥澤。計決心無外思。刑者多壽。

心無累也

刑者官人也。無情欲之累。精神不耗。故多壽。

良醫者常治無病

之病。故無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夫至

巧不用劍

巧在心手。故不用劍。

善閉者不用關楗

善閉其心。故不關楗。淳

于髡之告失火者。此其類

淳于髡告其鄰使曲突徙薪。鄰人不從。後竟失火。言

者不為功。焦頭爛額。為上客。喻凡人以清入濁。必困

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君子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一

芥。掇之。見青蔥。則拔之。

言無所舍也。君子行善亦如之。天二氣則成

虹。地二氣則泄藏。人二氣則成病。陰陽不能且冬且

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善射者發不失的。善於射矣。

茅鹿門曰專一之意顯然

茅鹿門曰無累者相去何如可以觀道

袁石公曰有
村技者必有
所傷

粟鹿門曰物
之不能相通
會如此

茅鹿門曰不
專一于道而
能有為者無
之

袁石公曰同
則遠者乎朕
願欲致而反
矣

茅鹿門曰務
于彼不若務
于此

茅鹿門曰則
于利害而不
明于道不能
就利而避害

而不善所射。所射者成善釣者無所失。善於釣矣。而不善

所釣。所釣者魚也故有所善則不善矣。鐘之與磬也。近之

則鐘音克。也大遠之則磬音章。也著物固有近不若遠。遠

不如近者。今日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紫

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慈石能引鐵。及其

於銅則不行也。水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廣其地而

薄其德。譬猶陶人為器也。樛挺其土而不益厚。破乃

愈疾。愈益也疾速也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毀。不得已而動。

故無累。月盛衰於上。則羸蠃應於下。同氣相動。不可

以為遠。類能相感故曰不遠執彈而招鳥。揮稅而呼狗。欲致之

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虛器召也。

剝牛皮鞞以為鼓。正三軍之衆。然為牛計者。不若服

於軛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為狐計者。

不若走於澤。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

頭。則莫不利為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

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將軍不敢騎白馬。為見者所識一說白

凶服故不敢騎也亡者不敢夜揭炬。亡逃保者不敢畜噬狗。

保保家也。噬狗噬人之狗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而不免於鼎俎。山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六 說山 六

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螿蟲。藜藿爲之不采。言人

畏也爲儒而踞里閭。儒尚禮義踞里閭非也爲墨而朝吹竽。墨道尚儉

不好樂縣名朝歌墨子不入吹竽非也欲滅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

無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今夫閭飲者。非嘗不遺飲

也。使之自以平。則雖愚無失矣。是故不同於和。而可

以成事者。天下無之矣。和猶適也求美則不得美。不求美

則美矣。自求美名則不得美名自損則有美名求醜則不得醜。求不醜

則有醜矣。不求美。又不求醜。則無美無醜矣。是謂玄

同。申徒狄負石自沉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爲抗。申徒狄殷

未人不忍見紂亂。故弦高誕而存鄭。誕者不可以爲

常。事有一應而不可循行。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

喻人雖多言無益於事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戶也。不脂之戶難開閉也

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讖書著之。詳善也多耳目人以爲妖災也百

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趨。抗舉浮瓠也百人共舉不如一人持之便物固

有衆而不若少者。引車者二六而後之。二六十事固二人也

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

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千年之松。下有茯

苓。上有兔絲。茯苓千歲松脂也兔絲生其上而無根一名女蘿上有叢著。下

茅鹿門曰知此可以全大

茅鹿門曰又反言有爲者之不可

袁石公曰多言皆不適于

用詳祥同

茅鹿門曰辨其同異則知無爲之實于

有爲矣

有伏龜。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喜武。非俠也。俠也。喜文。非儒也。好方。非醫也。好馬。非騶也。知音。非瞽也。知味。非庖也。此有一槩而未得主名也。一槩一當也。善之而

未純故無。被甲者。非為十步之內也。百步之外。則爭

深淺。深則達五藏。淺則至膚而止矣。死生相去。不可

為道里。言相遠也。楚王亡其援。而林木為之殘。援捷躁依木而處故

殘林以。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為之殫。故澤失火而林

憂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

上言若絲。下言若綸。綸大繳也。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

三衰。下有九殺。上之所好。下尤甚焉。大夫種知所以強越。而不

知所以存身。長弘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知

遠而不知近。遠謂越周。近謂身也。畏馬之辟也。不敢騎。懼車之

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距公利也。不孝弟者。或詈父

母。生子者。所不能任其必孝也。然猶養而長之。任保也。

范氏之敗。有竊其鐘負而走者。范氏范吉射敗者。趙簡子伐之。鎗然

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憎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

悖矣。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修

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

哀石公曰常事者不可不

公曰

茅鹿門曰彼以道德為大

二善為小分
則二之故有

此喻

不鹿門曰求
迫者亦然入

有漸又有
九後上下之

序

不鹿門曰不
有者廢人莫
也

在道德之包。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

可以成衣。針成幕。縷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

有漸也。幕帷也。上曰幕旁。曰帷。縷非針。無以通。染者

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

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所先後上

下。不可不審。水濁而魚噞。形勞則神亂。故國有賢君。

折衝萬里。賢君德不可伐。故能折於遠敵。不敢至也。因媒而嫁。而不因媒

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行合趨同。千里相從。行

不合。趨不同。對門不通。海水雖大。不受齒芥。日月

不應非其氣。陽燧取火。方諸取水。非此不得。故曰不應非其氣。君子不容非

其類也。人不愛唾之手。而愛已之指。唾手無益於已。故自愛其指也。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已之鉤。江漢雖有美珠。不為已用。故不

愛也。鉤可以得魚。故愛之。以束薪為鬼。以火煙為氣。以束薪為鬼。

竭而走。見束薪以為鬼。故去而走。以火煙為氣。殺豚烹狗。以火煙為吉凶。

之氣殺牲。先事如此。不如其後。巧者善度。知者善豫。

以讓之。豫備。弄灰挑部。不給射。慶忌死。劍鋒不給搏。挑部地名。弄為

逢蒙所殺。不及攝已。而射搏捷也。慶忌吳王僚之滅。

于要離為闔閭刺之。故成不及設其捷疾之力。滅

非者。戶告之曰。我實不與我諛。亂謗乃愈起。止言以

言止事以事。譬猶揚堞而弭塵。抱薪而救火。揚堞止塵。塵愈

起抱薪救火。火愈熾也。流言雪汗。譬猶以涅拭素也。涅黑素白。

也。矢之於十步貫兕甲。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縞。騏驥

一日千里。其出致釋駕而僵。釋稅僵仆也。力竭勢盡也。大家攻小

家。則為暴。大國并小國。則為賢。小馬非大馬之類也。

小知非大知之類也。被羊裘而賃。固其事也。貂裘而

負籠。甚可怪也。籠。籠土。籠。以潔白為汗辱。譬猶沐浴而杼

溷薰燧而負彘。治疽不擇善惡醜肉而并割之。農夫

不察苗莠而并耘之。豈不虛哉。壞塘以取龜。發屋而

求狸。掘室而求鼠。割唇而治齩。區。桀跖之徒。君子不

與。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

一毛。折鏃邪而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寧百刺

以針。無一刺以刀。寧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饑。無

一旬餓。饑。食不足。餓。困乏也。萬人之蹟。愈於一人之隧。隧。陷也。有

譽人之方。儉者。春至且。不中員呈。猶謫之察之。乃其

母也。謫。責怒也。稱譽人力儉。呈作不中。科員。而責怒也。君子視之。乃自呈作其母。以為力挾。以此譽

人。孰如毀之。故諺曰。問誰毀之。小人譽之。此之謂也。故小人之譽。人反為損。東

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

鹿門曰大
自任無為而
解乎不為

其亦而嘗其
送

茅鹿門曰如
見何能至道

覆若今日只
十餘字耳却
何多少說話

茅鹿門曰人
不可安于小
愈于大

袁石公曰說
盡學人利病

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江淮謂母為社夫欲其母之死者。雖

死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有言

事務不暇學如此之。見窾木浮而知為舟。見飛蓬轉

而知為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以非義為義。

以非禮為禮。譬猶保走而追狂人。盜財而予乞者。竊

簡而寫法律。蹲踞而誦詩書。割而舍之。鏌邪不斷肉。

執而不釋。馬羸截玉。羸馬尾也聖人無止。無以歲賢。昔日

愈昨也。賢猶勝也。歲賢今歲勝於昔歲。所謂馬之似

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玉待璣。藍璣諸而成器。璣

攻玉之石言物有。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璣。諸。六

待賤而貴者也。日錙入銖。曰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

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況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

藉明於其前矣。由此觀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

受者大。則所照者博。江出岷山。河出崑崙。濟出王屋

頰。出少室。漢出嶓冢。分流舛馳。注於東海。所行則異。

所歸者一。通於學者。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已。與

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

惑。告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背而不得。不知凡要。

性有鳥烈解 卷十一 說山 十一

茅鹿門曰又
道本旨

茅鹿門曰人
必至于止而

後能有為

袁石公曰只

不下註脚便

好

茅鹿門曰聖

人用之無不

特

寒不能生寒。熱不能生熱。不寒不熱。能生寒熱。故有

形出於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廣大

矣。雨之集。無能霑。待其止。而能有濡。集下也矢之發。無

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眾止。矢止乃能穿物因高

而為臺。就下而為池。各就其勢。不敢更為。聖人用物。

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為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

福。求猶得也。待芻狗之靈而得福也。土龍待之。而得食。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得

魯人善制冠。妻善織履。往往於越。而大困窮。以

其所修。而遊不用之鄉。譬若樹荷山上。而畜火井中。

茅鹿門曰所
以非所用終

無所用之

操釣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方車而蹶。越乘

桴而入胡。欲無窮。不可也。楚王有白蟻。蟻王自射之。

則博矢而熙。熙戲也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

而蟻擁柱號矣。有先中中者也。和氏之璧。夏后之

璜。揖讓而進。之以合歡。夜以投人。則為怨。時與不時。

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

君形者亡焉。人有昆弟。相分者無量。多不可計而眾稱義

焉。夫惟無量。故不可得。而量也。登高使人欲望。臨深

使人欲闕。處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事使

袁石公曰又
莊子

子鹿門曰此
不可行

袁石公曰此
從事之大概

子鹿門曰以
吾託醜有益
焉可為之

子鹿門曰毋
拘于自信當
知自反

茅鹿門曰志
定于一也

身鹿門曰察
微知著即始
見終故豫于
道

然也。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為也。殺牛必

亡之數。法禁殺牛犯之者誅故曰必亡之數以必亡贖不必死。未能行

之者矣。季孫氏劫公家。孔子說之。先順其所為而後

與之入政。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

往。此所謂同污而異塗者。眾曲不容直。眾枉不容正。

故人眾則食狼。狼眾則食人。欲為邪者。必相明。正欲

為曲者。必相達。直公道不立。私欲得容者。自古及今

未嘗聞也。此以善託其醜。眾議成林。無翼而飛。三人

成市虎。三人從市中來皆言市中有虎一里撓椎。撓

一人之人皆有能屈
惟者人則信之也夫游沒者不求沐浴。已自足其

中矣。故食草之獸不疾易藪。疾患也水居之蟲不疾易

水。行小變而不失常。信有非禮而失禮。尾生死其梁

柱之下。此信之非也。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曾

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

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

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故聖人見霜而知冰。有鳥

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

羅。則無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

往。則鳥必得。今說山

見聖人能辨

詞異故不同

茅鹿門曰名

實者正同異

之辨

栗與

柔石公曰貴

以賤為資

亡國。國亡者非必仁義。比干以忠靡其體。被誅者非

必忠也。故寒顛。戰懼者亦顛。此同名而異實。顛異者

明月之珠。出於蠙蜃。周之簡圭。生於垢石。珠有

明月生於蠙中。簡圭大圭美。大蔡神龜。出於溝壑。蔡大

元龜之所出地名。因名其龜。萬乘之主。冠錙錘之冠。

履百金之車。牛皮為賤。正三軍之衆。鼓聲氣故可以

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

阿采菱。陽阿采。此皆學其所不學。而欲至其所欲學。

者。懼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

者。所以懼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明懼

芳香也。明火香。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

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好弋者。先具繳與矰。好魚

者。先具罟與罾。未有無其具而得其利。遣人馬而解

其羈。遣人車而稅其轆。轆所以縛衡。所愛者少。而所

亡者多。故里人諺曰。烹牛而不鹽。敗所為也。烹羹不

成。桀有得事。堯有遺道。嫫母有所美。嫫母古。西施有

所醜。故亡國之法。有可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琬

遠琰。演之玉。在洿泥之中。雖廉者弗釋。琬琰美玉。弊

桂南鳥烈解 卷一 說山 一七

茅鹿門曰以
土至此皆見
其不可不辨

袁石公曰披
孤道歎

單避甌甌甌甌帶美在衽然茵之上雖貧者不搏搏取也

之所在雖汚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

貴不能賤喻賢者在下位春貸秋賦民皆欣春賦秋

貸眾皆怨得失同喜怒為別其時異也為魚德者非

竿而入淵為鰻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貂

裘而雜不若狐裘而粹故人莫惡於無常行有相馬

而失馬者然良馬猶在相之中今人放燒或操火往

益之或接水往救之兩者皆未有功而怨德相去亦

遠矣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予車轂

跪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也遽伯玉以德化公

孫鞅以刑罪所極一也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

用糶肩藉所救鈞也狸頭愈鼠雞頭已瘦鼠齧人瘡

頭腫疾雞蚩散積血斲木愈齧此類之推者也膏之

殺鼈鵠矢中蠟中亦爛灰生繩漆見蟹而不乾此類

之不推者也推與不推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

其微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眾白也善

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蹠數十而後足蹠雞足

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尅物固有以

茅鹿門曰用
之賴於無用
無益之可以
有為亦若推
與不推之類
耳
亭鹿門曰未
學取道眾
心大道小者
多然後優

冠適成不逮者。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

體。乃知其大相去之遠。孕婦見兔而子缺脣。見麋而

子四目。小馬大目。不可謂大馬。大馬之目眇。所謂之

眇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故決指而身死。決傷也

或斷臂而顧活。類不可必推。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擊

鐘磬者。必以濡木。韋強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

強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羗截玉。言柔勝剛也媒但者

非學謾也。但成而生不信。但猶許也立懂勤者。非學鬪爭

也。懂立而生不讓。故君子不入獄。為其傷恩也。不入

市。為其倅廉也。倅辱也積不可不慎者也。走不以手。縛

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

待不用者。故所以見者。乃不見者也。使鼓鳴者。乃不

鳴者也。嘗一嚙肉。知一鑊之味。有足曰鼎。無足曰鑊懸羽與炭

而知燥溼之氣。燥故炭輕也。溼故炭重也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

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

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言不並也

足履地而為迹。暴行而為影。此易而難。履履也。履地迹自成。行日

中影自生。是其易使。迹正影直。是其難也。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

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十七

冠適成不逮者

鐘磬者必以濡木

倅廉也

倅廉也

倅

倅廉也

倅廉也

倅廉也

倅廉也

倅廉也

莊王誅里史

孫叔敖制冠浣衣

說山

十七

里史佞臣惡人歿叔敖自文公棄荏席後黻梅黑咎

知當見用故制冠浣衣晉文棄其臥席之下黻黑者故桑葉落而長

犯辭歸咎犯感其捐舊物故辭歸鼎錯日用而不足貴錯小鼎雖日見

年悲也桑葉落長年懼命盡改感而悲周鼎不爨而不可賤周家大鼎不日物固有以

不用而為有用者地平則水不流重鈞則衡不傾物

之尤必有所感物固有以不用為大用者先俛而浴

則可以浴而俛則不可先祭而後饗則可先饗而後

祭則不可物之先後各有所宜也祭之日而言狗生

取婦夕而言衰麻置酒之日而言上冢渡江河而言

陽侯之波陽陵侯能為大波為人或曰知其且赦也

而多殺人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其望赦同所

利害異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

烹牛以饗其里而罵其東家母德不報而身見殆文

王汚膺鮑申偃背以成楚國之治文王楚武王之子

汚膺陷胷也鮑申楚裨諶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野則獲鄭國有難

子產載如野與議四國之朱儒問徑天高於脩人脩

事故曰成子產之事也人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故凡問事必於近

者脩人長寇難至楚者告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皆

人也有能不

茅鹿門曰人

各有能不

陽侯之波

淮南子卷之六 說山 十八

能肩于器也
不能者用其
即得其宜也

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語。使。跛。者。走。失。其。所。也。郢
人。有。鬻。其。母。為。請。於。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
勿。苦。此。行。大。不。義。而。欲。為。小。義。者。介。蟲。之。動。以。固。貞
蟲。之。動。以。毒。螫。貞蟲無牝牡之合而有毒故能螫 熊。熊。之。動。以。攫。搏。
攫。搏。也。熊。熊。多。力。故。能。撥。攫。有。所。搏。也。 兕。牛。之。動。以。舐。觸。物。莫。措。其。所
修。而。用。其。短。也。措。置。也。 治。國。者。若。鑄。田。去。害。苗。者。而。已。
今。沐。者。墮。髮。而。猶。為。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
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金。刀。劍。之。屬。 撒。不。正。而。可。以。正。
弓。撒。弓。之。掩。牀。也。 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不。

幾。題。曰。不
可。因。此。而。廢

者。撒。不。力。貴。齊。齊。知。貴。捷。得。之。同。邀。為。上。齊。捷。皆。勝。
利。者。砥。之。同。遲。為。下。所。以。貴。鎔。邪。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劉。
幾。靡。勿。釋。牛。車。絕。麟。劉。切。楚。人。謂。門。切。之。麟。為。孔。子。車。行。其。上。則。斷。之。也。
之。窮。於。陳。蔡。而。廢。六。藝。則。惑。為。醫。之。不。能。自。治。其。病。
病。而。不。就。藥。則。勃。矣。

山。止。有。常。物。亦。生。焉。人。止。于。道。而。無。為。如。山。之
有。常。亦。無。乎。不。為。矣。中。間。轉。折。變。化。博。喻。無。方
無。非。要。人。專。一。于。道。耳。鹿。門。

山。林。二。訓。皆。掇。取。古。來。名。理。名。言。偶。然。成。文。原

無先後連綴之意正以其無意為又文特璀璨
絢爛如入寶山探珠海觸目皆是珍怪 石公
說山說林二訓殊形竝採不必相貫要以泛覽
寓內足橫肆其曾度耳 賓王

詠而不諫藥眼悖矣 兕牛之動以舐觸物莫措其所
之深似刺蔡而幾六藝限蕙為齧之不翁自宗其識
之同其為不西以貴難惟昔以其熟醉而潤膏身
味音過 貴齊 啖貴 卦昏之同 越為 止 齊 卦 音 齊
音 難 不 貴 齊 啖 貴 卦 昏 之 同 越 為 止 齊 卦 音 齊

淮南鴻烈解卷十七

說林訓

木叢生曰林說萬物若林之聚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

遽契其舟。挽

契刻也。挽船弦板也。墮劍於中流刻下船弦識其於此下失劍也。挽音汜。

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

日暮薄岸而求劍於其所刻挽下故

曰不知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

焉。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士龍疾

疫之芻狗。是時為帝者也。

土龍求雨芻狗。求福時見貴也。

曹氏之裂

布。蛛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

楚人名命為曹。今俗間以始織布繫

後王日起 袁石公曰說 林雖標諸家 之。而燕拾 甚富且持有 脫換之妙又 往往于事物 上括出肯綮 而無說理之 弊

著其旁謂之曹布燒以傳蝻蝥瘡則愈故蝻者貴無
之橫以發衆國家之寶故曰然非夏后氏之璜也

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

美足以履蹠者淺矣然待所不履而後行履履也待所履而行

者則不得行故曰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

明褊狹知所知所不知以成明矣游者以足履以手拈潑不得其數

愈履愈敗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鳥飛反鄉兔走

歸窟狐歿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寒將水鳥母哀猶愛也

貽盲者鏡毋予蹙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越人

斷髮無用冠為椎固有柄不能自極涿目見百步之外不能

自見其眦喻人能有所為而不能自為也狗彘不擇醜扁甕而食偷

肥其體而顧近其歿偷取顧反也肥則烹之故近歿也鳳凰高翔干

仞之上故莫之能致非聖德君不致也月照天下蝕於詹諸

騰蛇游霧而殆於螂即蛆詹諸月中蝦蟇螂蛆蟋蟀上蛇蛇不敢動蛆音草

鳥力勝日而服於雞追禮能有修短也鳥在日中而見故曰勝日

服猶畏也雖禮禪立秦人謂之祀祝莫壽於殤子而

彭祖為天矣生寄歿歸殤子去所寄歸所卜故以為壽彭祖壽八百歲不早歸故以為天

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怒出

於不怒為出於不為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於

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樂不笑。

至音不叫。叫大匠不斲。大勇不鬪。慊快叫

不斲不自斲。大勇人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鍾之

比宮。太簇之比商。無更調焉。更改以瓦鈺。柱者全。以

金鈺者跋。以玉鈺者發。鈺者提馬。維家謂之投。翻全

疾迅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掘。掘氣不逐獸者

目不見太山。嗜慾在外。則明所蔽矣。不見聽有音之

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不聰。與神明通。卜者

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舞者舉節。坐

斯正期

者不斯而拚。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暘谷。入于虞淵。

莫知其動。須臾之間。俛人之頸。俛猶人莫欲學御龍

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

也。解門以為薪。塞井以為日。人之從事。或時相似。或有

也相似水火相憎。醴慧在其間。五味以和。醴小鼎又

為醴。受水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楚平

而火炊之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使

冠。所以養。讒賊害所養。骨肉殺頭。頭大昌羊去蚤虱

而來。蚘窮。昌羊。昌蒲。蚘窮。蟲除小害而致大賊。故小

快而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牆之壞更

為土歸於本故。日逾屋之覆也。璧瑗成器。璽諸之功。璽諸治玉之石。璽一讀曰廉。

鎔邪斷割。砥礪之力。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

弩藏。喻不復用也。蚩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

不饑。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

有福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饑

也。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

以為正。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夷平塞。滿也。脣竭而齒

寒。河水之深。其壞在山。鈞之縞也。一端以為冠。一端

漢石公曰

以為絲。冠則戴。致之。絲則屨。履之。知已者。不可誘以

物。明於死生者。不可却以危。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

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骨肉謂一人之身心。故曰節族之連也。

失其制。乃反自害。言心失制度。則自害身也。沉疏遠乎。聖人之於

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宮

池泔則溢。旱則涸。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蓋非棹。不

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棹輻未足恃也。金勝

木者。非以一刀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璞塞江也。

燧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

璞

易射兄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也。幾近也。設鼠者機動。釣

魚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動發也。發則得鼠。泛釣浮杭。動動則得魚。任者輦也。

詩云我任我輦芻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麋蕪而不能芳。

蛇牀臭麋蕪香謂許由無德。鳥獲無力。莫不醜於色。醜猶怒也。一日

愧人莫不奮于其所不足。以鬼之走使犬如馬。則逮

日歸風。言其疾也及其為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

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妨大節。黃

帝生陰陽。黃帝古天神始造人之時化生陰陽也。上駢生耳目。桑林生

臂手。上駢桑林皆神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終日之言。必

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

也。其守節非也。非者非其真也牛蹠彘顛亦骨也。而世弗灼

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敖倉者。不為之

多飯。臨江河者。不為之多飲。期滿腹而已。蘭芝以芳

未嘗見霜。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謂臬。一日蝦蟇五月望作

臬羹亦作蝦蟇羹舌之與齒。孰先確也。筭之與刃。孰先弊也。

繩之與矢。孰先直也。今鱗之與蛇。蠶之與蠋。蠍狀相

類而愛憎異。人愛鱗與蠶。畏蛇與蠍。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驪

戎以美女亡晉國。美女驪姬也。亡猶亂也。聾者不訶。無以自樂。

淮南子卷之十 說林

石合自証

石合自証 行無味

袁石公曰移
身不得

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接猶見也觀射者遺其藝。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匱。蟬匱車類。匱音嬰。使但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古不知吹人但讀燕。無其君形者也。與死者同

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為謀。為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也。尊重亭仁義之名。重於治飯之實也。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情泄者。中易測。華不時者。不可食也。華實若今。入九月食晚瓜。令人病瘧之類。故不食喻人多言不時。適不可聽用也。蹠越者。或

袁石公曰韻
絕

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蹠至也。極亦至也。佳人不同

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

者未必廉。蒹菼苗類。絮而不可為絮。蒹菼也。即所謂蘆花絮也。贗

不類。布而可以為布。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

得履繩。繩亦直也。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

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

輪復其所過。故能遠。羊肉不慕螻。螻慕於羊肉。羊肉

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嘗一臠肉。而知一鑊

袁石公曰至
官

說林

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

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畜水曰陂。而一頃之陂。可以灌

四頃。大小之衰然。衰差也。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

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

外。畫者謹毛而失貌。謹悉微毛。留意於小則失其大貌。射者儀小而

遺大。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炮。報而發。瘞疽也。瘞疽。炮面氣也。瘞疽。置其

也。若珠之有類。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置其類。瑕也。

也。榛巢者處林茂。安也。窟穴者託埤防。便也。埤坊高處防隄。

也。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

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湯放其主。而有榮名。崔杼弑其

君。而被大謗。所以為之則同。其所以為之則異。呂望

使老者奮。呂望。鼓刀釣魚。年七十始學。讀書九十為文。王作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故

老者慕之。而自奮勵。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項託。年七歲。窮

作師小兒聞之。咸自矜大。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

豹之文來射。虎豹以有文章。來使人射取之。蝮狄之捷來乍。蝮狄屬仰鼻而

長尾乍暫疾。以其操行一棊。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

捷來。使疾擊而取之。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當猶底也。天下弗能滿。十石

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為測。惑

張肩王曰喻
在子鐘克而
懸堂矣

君公曰妙
理不煩遠尋

矣。篙擣船以篙渡江篙沒因以江水為盡故曰惑也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所

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夕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豹

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白璧有考粵不得為寶。言至

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憎神巫。兵死之鬼善行病人巫能祝効殺之故憎

畏盜賊之輩醜也。吠狗無鄉之社。易為黍肉。無國之

稷。易為求福。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瞽。精于明也。不可

之則見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于聰也。不可以察遺

腹于不思其父。無貌于心也。不知不夢見像。無形于

目也。不見蝮蛇不可為足。虎豹不可使緣木。蝮蛇有毒螫人

表石公曰無

語中有語有

中無語可

談而不談

負王曰不

可悅使心

云

不為足為足益甚。虎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

猛獸不可使緣木。秦通峭塞而魏築城也。魏徙都大梁聞秦

馬不竊脂。東兼之故築饑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

城設守備也。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引張弓也弦之為射百

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亡犴

寒不可再。環可以喻員。不可以輪。條可以為纒。亦不

必以紉。紉亦纒也。婉轉數也。紉音巡日月不竝出。狐不二雄。神龍

不匹。猛獸不羣。鷲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

量。則不差。衡秤也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于弟。益

量則不差。衡秤也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于弟。益

淮南子卷之十

說林

年則疑于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理道當猶實也。人。不見龍。

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奉助也。蠹眾則木折。隙大。

則牆壞。懸垂之類。有時而墜。墜也。枝格之屬。有時而

弛。弛落也。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死乃為失適。又死故曰不失其適也。

當暑而不渴者。不亡其適。亡亦失也。未嘗適。亡其適。亡無也。言

不凍亦渴。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厦成而燕雀相賀。

何適之有。厦屋也。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

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牡門戶也。齋牡也。蠶食而不飲。

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

不飲。三日而死。人食舉。舉音石。而食之而不饑。舉音石。

出陰山一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菽豆類不可

必推。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

揚堞而欲弭塵。被裘而以妻翼。豈若適衣而已哉。稿

竹有火。弗鑽不難。土中有水。弗掘無泉。蠶象之病人。

之寶也。蠶大蛤中有珠象。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

為酒人之利。而不酤。則竭。為車人之利。而不僦。則不

達。握火提人。反先之熱。不欲使酒人車人得利。不酤僦而先自竭。先不達。猶以火

投人。先自熱爛也。隣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

之病也而鹿
虛經橋人撥
寶之跡天

然也。嫌於情色故曰有所劫西方之保國鳥獸弗辟與為一也。

一膊轉炭燹。一膊一挺也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燹去之十

步而不死同氣異積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

之廣臥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勢施

異也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和喻

能濟少少不有以針成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為

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釣者靜之于者扣舟

罩者抑之望者舉之為之異得魚一也。罟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

扣擊也魚聞擊舟聲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

乃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小國不鬪於大

國之間兩鹿不鬪於伏兕之旁。畏見食也佐祭者得嘗救

鬪者得傷陰不祥之木為雷電所撲或謂冢或謂隴

或謂筮或謂登登頭虱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頭中

虱空木瑟其音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蘭芝欲修而

秋風敗之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為墮武也。墮廢

也武威龜紐之璽賢者以為佩。龜紐之璽衣印也紐係佩服也土壤

布在田能者以為富。能動者播植嘉穀以為饒富也予拯溺者金玉

不若尋常之纏索。金玉雖寶非拯溺之具故曰不如尋常之纏索視書上有

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蒙

塵而昧。固其理也。為其不出戶而堞之也。為不出戶

之非屠者羹藿。為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

廬。為者不得用。用者弗肯為。為者不得用以利動也

轂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眾輻

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

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藿

歡。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田中

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附近也近耳

聞於千里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馳有為則議。多

事固苛。蘇秦為多事之人皮將弗親。毛將何顧。畏首

畏尾。身凡有幾。右幾言欲觀九州之上。足無千里之

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之上。則難。無其術的

的者獲提提者的的明也為眾所見。故獲提提安。故

為人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辱自同於眾人若

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

之必橫。海不受流齒。慈太山不上小人。骨有肉曰齒

封禪處不令旁光不升俎。旁光胞也俎豆之實唯聊

小人得上肩髀脇肋不得升也。聊

留駁不入牲。犧牲以純色也。中夏用筮。軟快之。至冬而不知

去。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有山無林。

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林生於山。山未必皆有林。風出於谷。谷未必皆有風。金生於石。

石未必皆有金。喻聖人出。滿堂之坐。視鈞各異。滿堂衆人衆人未必皆聖賢也。

視其鈞於環帶一也。類雖異所用者同。獻公之賢。欺於驪姬。

殺申生也。叔孫之智。欺於豎牛。三日不食而餓死也。故鄭詹入魯。春

秋曰。佞人來。佞人來。鄭詹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而使朝於楚。齊

人執之自齊逃。魯魯謂之佞人。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

不見醜。醜惡也。八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為其

所不便。以得所便。便利也。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

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干亂也。嘗被甲而免射

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

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若履薄冰。蛟

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言常驚懼也。化不善用人。治於民不附。

者。若斲之足。衆而不相害。若脣之與齒。堅柔相摩。而

不相敗。摩近敗。毀也。清醜之美。始於耒耜。醜清。黼黻之

美在於杼軸。白與黑為黼。青與赤為黻。皆文衣也。布之新。不如紵。紵之

弊。不如布。或善為新。或惡為故。善猶宜也。醜業。黼。付在頰。

漢王曰此
公可與悲
天院乞兒伍

則好。在頽則醜。醜。頽。頽者頽上室也。室。繡以爲裳則宜。

以爲冠則譏。譏。人。八。非。馬齒非牛蹏。檀根非倚枝。故見

其一本。而萬物知。知。猶。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

質。長而愈明。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

已也。相去千里。汗準而粉其頽。腐鼠在壇。楚人謂中庭爲壇。

燒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爲

工。善或作巧。再生者不獲華。大旱者不胥時落。不胥時落。不待秋時。

而零。毋曰不幸。甌終不墮井。抽簪招憐。有何爲驚。憐。血。

張肩王曰。但語却可愛。落也。精似野火。招之應聲而至。血灑汗。使人無度。河可中。

河使無度。不可見。虎一文。不知其武。一文。一見驥。

毛。不知善走。水蠱爲螽。聰。牙。廉。牙爲蚤。兎齧爲蟹。兎。

蟲名。蟹音那。物之所爲。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銅

英青。金英黃。玉英白。廣燭。換膏。燭澤也。以微知明。以

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鬼神之貌。不著於目。捕

景之說。不形於心。皆所不。當見之。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

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

而殫。病熱而強之餐。救渴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

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友爲惡。惡。猶。雖欲謹亡馬不

淮南子卷十七 說林 卅三

發戶麟

言馬亡不可發戶限而求麟

雖欲豫就酒不

懷蓐孟賁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也

孟賁

勇士探鼠於穴故為失勢

山雲蒸柱礎

楚潤礎柱下石礮也

伏苓掘兔絲

死

所生者

一家失燹

標

百家皆燒讒夫陰謀百姓暴

骸粟得水濕而熱甑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

疾雷破石陰陽相薄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

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

已止也

一日之羅不可以得鳥

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兔絲

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

然之者也

然如是也

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

死而盡其樂

修短各得其志

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

構謀

也桀幸諫者湯使人哭之狂馬不觸木獬制狗不自

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愛熊而食之鹽

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

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敗故曰非其道

心所說毀舟為枋

第

心所欲毀鐘為鐸

枋舟尾鐸大鈴也

管子以小辱成大榮

為魯囚是其小辱相桓至霸是其大榮

蘇秦以百

誕成一誠

誠信也

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

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

言下得玄

言下得玄

利溺人矣。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利也舟能沉能浮。愚者不加足。

舟船能載浮物愚者不敢加足畏其沉也騏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

不以取道里。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

市。刺非訾也以水和水不可食。一絃之瑟不可聽。以其

故不可聽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

女擯於宮。擯棄也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

於巷。適子懷於荆。精相往來也赤肉懸。則烏鵲集。鷹隼鷺

則衆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

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其本。者枯。交畫

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也暢達臨河而羨魚。不

如歸家織網。明月之珠。蠶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

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

使人欲訶。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

斷猶治也矢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

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

水行之無迹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

霜雪履有迹於一體。合同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君子國君養焉愚

者言而智者擇焉。擇可用者而用之也捨茂林而集于枯。不弋

袁石谷曰非真知道者不能為此言

性南鳥烈解卷十一說林

鷓而弋鳥難與有圖圖謀也言其愚也寅丘無壑泉源不溥

尋常之谿灌千頃之澤言有源也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

見之闇晦必留其謀王之與石言可別也闇晦不明留猶思謀也以天下

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

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為其一人隕而兩人傷善舉

事者若乘舟而悲訶一人唱而千人和不能耕而欲

黍梁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

者必有憔悴有羅紈者必有麻蒯鳥有沸波者河伯

為之不潮畏其誠也大鵬翱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故河伯深藏於淵

故一夫出處千乘不輕匹夫志意出處必戰雖大國兵車千乘不輕之也螻

蛇螫人傳以和董則愈和董野葛毒藥物故有重而害反為

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夏日中甚熱暮涼時言聖人居

亂世忍以待涼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將盡如日在西方桑榆間將夕故曰易

忍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

詭不同也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

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

見良御嚼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視而無形者不能

思於心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

袁石公曰深
則奇伏之理
亦員王口愚
公之移山此

龜

袁石公曰須
知直中有曲

袁石王曰任
法

袁石公曰所
謂曠劫無明
應時俱斷

采石合口三
效聖人出世
出緣盡此矣

避患而後就利。逐鹿者不顧兔。決千金之貨者不爭
銖兩之價。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人先
信而後求能。陶人棄索。車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
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
開。不如一戶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
入魯縞。言勢有極也太山之高。背而弗見。秋毫之末。視之
可察。山生金。友自剝。木生蠹。友自食。人生事。友自賊。
巧冶不能鑄木。工匠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
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故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積

不輟。可成丘阜。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

使然。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疏猶數

之則弗中。數猶疾也正在疏數之間。得其節從朝視夕者

移。從枉準直者。虧。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

其情。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道九達

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練白趨

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雖久不

故千歲一音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鳥燕其當道。雖遠弗

釋。當道作防。害者故曰不釋。酤酒而酸。買肉而臭。然酤酒買肉不

離屠活之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以詐應詐。以譎應

譎。若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嬙

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

得民心一也。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涇則

具擢對。旱則修土龍。擢對貯水器也。土龍致雨物也。臨淄之女。織純

而思行者。為之悖戾。臨淄齊都。悖戾惡也。室有美容。繒為之纂

繹。不密綴志。有感故纂。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軫和切適。舉

坐而善。軫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調激楚之音。非正樂。故舉坐而善之。過府而負手。

者。希不有盜心。府藏貨所主也。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

枝。侮猶病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粹者。不在於捌

格。在於批伢。批擊也。伢推擊其要也。伢音沉。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

扶。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

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畜。賊害也。畜音忙。尾生之信。不如隨

牛之誕。尾生効信於婦人。信之失。隨牛弦。高矯君命為誕。以存國。故不如牛。而又況一

不信者乎。一猶常也。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進獻者。祝

治祭者。庖也。庖宰也。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

謂之。淮南說林並勦諸家之言。頗漫然。予故不為評

是故。騫鹿門。賢稱譽也。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謂

淮南鳥列解。卷之七。說林。十八

袁石公曰疑生

袁石公曰千萬言不能悉者以數言舉之

淮南鴻烈解卷十八

人間訓

人間之事得失之端存亡之幾也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為。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輦。志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究。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

袁石公曰文勢板矣

已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

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

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

之煙焚。突竈也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

山。而蹟於垤。蹟蹟也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

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倦劇也雖

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俞跗黃帝時醫夫禍之來也。

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

為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

知規慮揣度。揣商量高下也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

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為智。知存亡之樞機。禍

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

所為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

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

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

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

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故物

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

茅鹿門曰禍

福損益等類

莫不起于微

小

張賓王曰引

入

張賓王曰以

已總

張賓王曰下

茅鹿門曰能

明此三者則

能識損益利

言禍福之操

張廣王曰極言世能之變

孫叔敖請寢丘

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邲邲河雍地也歸而封。

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

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

其地确學石而名醜。寢丘今汝南固始地前荆人鬼。

好鬼也越人機。機祥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

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

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

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

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縈。縈音卷威服四方。

而無所誣。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

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

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樂書

中行偃皆大夫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

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

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

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

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眾人皆知利利而病病

也。唯聖人知病之為利。知利之為病也。夫再實之水

晉厲公合諸侯于嘉陵

淮南子卷之八 人間

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掘藏謂發冢得伏藏以言大利而反

為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張武智伯

臣也為趙襄子所殺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

時楚大夫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

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

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

陽虎為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

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伯追也

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

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

戈推之。攘袂薄腋。祛袂也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

反也。為之蒙歿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

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為

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

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

陵。戰酣。恭王傷而休。晉人射恭王中目司馬子反渴而求飲。

豎陽穀奉酒而進之。豎小使陽穀名也子反之為人也。嗜酒

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

陽虎戈推門

司馬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

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

不穀人君自謂

所恃者

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亾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

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

反為僂。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

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

者也。夫病溫而強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

以為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為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

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

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

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

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

羊攻中山。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

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

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

也。為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成

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為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

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

禮記卷之八
人與人不同
惟其神明也

子

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麋。

孟孫魯大夫

使秦西巴持歸烹

之。麋母隨之而號。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

麋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號，臣誠弗忍，竊縱而

予之。」孟孫怒，遂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為子傅。左右曰：

「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麋

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

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

入魏也。

商君有罪走魏魏人不入

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

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

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

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為諸侯先受禍也。

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為之柰何？」任登曰：「與之

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

竦耳而聽也

與天

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亾也。」魏宣子

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

侯皆恚，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

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

此所謂奪人而反為人所奪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

秦西巴縱麋

韓魏以地事智伯

音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於虞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還及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山川禘嘗祭宗廟也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

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為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已趙政始皇生於趙故名趙政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

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

白犢

鬼神。

白犢純色。可為犧牲。

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

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柰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

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

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

圍解。則父子俱視。

視復明也。

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

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

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

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

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

不遽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

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

其命得馬失

之為禍。禍之為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

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

陽。雉宋大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

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

陽。雉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

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為

室。其始成。均均高然善也。壯貌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

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

郭君將城薛。靖郭君齊威王子也。封於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

君謂謁者曰。無為。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

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

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

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為熙。熙。戲也。靖郭君曰。先生

不遠道而至此。為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

也。鈞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蟻皆得志焉。今夫齊

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

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

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

高陽地成室

靖郭王曰齊

海大魚

張賓王曰即

上一事作此

轉亦奇

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三國韓魏也。趙括子以報於牛子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

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

往。牛子以為善。括子出。無害子入。三子皆齊臣牛子以括

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

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

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

聞。出其君以為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厲

無害子不出
齊君

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

子日以疏。無害子日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

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

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

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風不能障。暴不能

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

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

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

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

人問

晉文公賞季

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爲柰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念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爲之柰何。張孟談曰。臣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爲貴智士。臣請試潛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之君。說之曰。臣聞之。瘠亾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亾矣。趙亾。則君爲之次矣。不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爲之柰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

情相成。同利相成。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為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

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稱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

甲鎧括

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

輦。檣也。

文侯曰。

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入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

解扁為東封。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

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人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歛，冬間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輓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故矣，雖有三倍之人，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也。賢

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狄，弗

能下。鼓北。魏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魏聞倫請

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

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

為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

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

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

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過

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蹇他，弦高黨。相與謀曰：師行

穆伯不問

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

十二牛勞之。三宰相與謀。三率白乙。孟明西乙。曰。凡襲人者。以

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

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大破之。殺鄭伯。乃以存

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

廢矣。為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

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也。遂以其屬徙東

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

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發。發立口哲。短也。忠臣者務崇君之

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弑其君。

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

也。欲有陳也。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友還而不賀。莊王

曰。陳為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羣

臣皆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

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

以陳為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諸侯

聞之。以王為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

下以時功績

高不受節

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為智伯謀曰。

晉人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

張武勸來地

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為君廣地者也。夫為君崇德者。霸。為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勿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

說

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勿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為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為

能為鳥獸解 卷十八 人間 十五

智復不知

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歿。高梁之東。頭為飲器。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修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荆平王曰。費無忌。楚臣。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而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伍子

奢與太子

奢遊人於王側。

遺說於王之左側。

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

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為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為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唐子齊大夫。威王

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夏計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

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為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粢。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為父報讐於齊者。劓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為父報讐。以出死。非為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深服。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眾人所以為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為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為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為遲者。反為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為疾。遲之為速者。

漢為父報

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為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粢。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為父報讐於齊者。劓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為父報讐。以出死。非為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深服。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眾人所以為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為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為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為遲者。反為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為疾。遲之為速者。

善鹿門曰前

也後又是一
意見得惟聖
人能知此道

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亾其玄珠，使離朱捷剡索之，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悅而後能得之。離朱明目捷剡疾利忽悅也善忘之人皆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象也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燭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懸穴，一璞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孟諸宋大澤雲臺高至雲也水決九江而漸荆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浼汚也諸御鞅復

於簡公

諸御鞅齊臣簡公齊君

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

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

是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

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氏鬪雞，皆魯大夫郈

氏介其雞，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而季氏為之金距，旃金芒於距也季

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

伯怒，譖之魯昭公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

時魯禱先君襄公六佾之舞庭者凡二人也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

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魯大夫

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爲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邠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亾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邠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足及其大也至於亾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兩人構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鬪雞季氏金距邠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楚大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

茅鹿門曰首所謂術者至

此方露

曹君視餅脇

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蟲蝨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餅脇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三人謂狐偃趙衰遇之無禮必爲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爲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亾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爲

謀且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結羅網。雖曲為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箆也。且塘有萬穴。塘堤也言堤之有萬穴也塞其一。魚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劔之折。必有齧。齧缺也聖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令尹子國墮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

太宰

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答

之三百。郎尹主郎官之尹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

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箴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

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既成也。則奮翼揮獵。獵音慧六翮之

末。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赤霄飛雲也翱翔乎忽

荒之上。徜徉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

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撻裳

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驚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杭

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

孔子不知三賢

不畱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

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

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

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為夫子。役何

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

易丘一道。丘弗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

山中。牛缺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籥。拖其衣被。拖

也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

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

缺遇盜

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

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

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為事

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

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

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

所以為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

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

也。事或為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

才鹿門曰此
豈見此說非
聖人不能

始皇備胡利越

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亾秦者胡也。因發

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蒙公蒙恬楊翁子亦秦將將築修城。西

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

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翡翠赤雀翠青雀圓者為珠。頗者為璣。

使尉屠睢尉屠睢秦將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

之嶺鐔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一軍守九疑之塞九疑在零陵。

一軍守南野之界南野在豫章。一軍結餘

干之水餘干在豫章。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

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監祿秦將鑿通湘水離水之渠。以與越人戰。

殺西嘔歐君譯吁宋西嘔越人譯吁而越人皆入叢

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

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

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脩農畝。婦人不得剡

麻考縷考成也。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箕會以

會歛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

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戲地名在新豐。劉項興義兵。隨

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

知築脩城以備亾。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亾也。發適戍

淮南漢系角 卷十八 八間

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扶旁也。大人過之則探殼。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鳥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虛之。何以

魯哀公西益

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宅不

祥。西益宅築舊居之。西更以為田宅。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

乃以問其傅宰折睢。姓名。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為不祥。

子以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

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

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

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

爭為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

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

解。兒說宋大夫。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

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體

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

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

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

以大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圉養馬者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枘。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陽局。鄙歌曲也。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暢申也。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眾庶之所高也。為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

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謂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

國。王孫厲謂楚莊王

王孫厲楚臣也

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

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嚼豚。又何疑焉。且夫為文而不能達其德。為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此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菽。椒杜蒞。蒞音采。皆香草。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滌。滌音脩。臭汗也。則不能保其芳矣。

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蓑笠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爲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爲墨而殘。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

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爲之擒矣。夫戟者。所以攻城也。

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

宮人宦侍也。

盲者

得鏡。則以蓋卮。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

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譎不受祿而誅。

狂譎東海之上人也。

耕田而食。讓不受祿。太公以爲節。虛亂民而誅。

段于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

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巖

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
 顏色卒而遇饑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好禮之人過宮
 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眾必下廝徒馬圍皆與伉禮
 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修
 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
 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
 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
 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羸縮卷舒與物
 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

趙宣孟活饑

荆飲非犯河

田子方隱老

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

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饑人於委

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飲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

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

子方見老馬於道田子方魏人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

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為用出

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

為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

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

齊莊公燈

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武王陰暘人於樾。越下。武王哀暘者之熱。故陰之於樾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

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

雩婁今廬江。莊王知

其可以為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

辯次第也。擊劇次第。

罷勞之賞各有齊等也。

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此皆形於小

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鐘。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

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

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撤鐘鼓之縣，編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為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為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為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為，柰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歛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柰何？吾囚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

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

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為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

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

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

為著龜兆，以卜朝吳之吉凶。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

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

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

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為室而大，公宣

子諫曰：室大，眾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

公宣子諫為室

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昭穆先君為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為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條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擗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奈何有人

無奈何

物皆可術而治也有人材所不及無柰之何

鈴之與丹異類殊色

而可以為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運而異門戶者眾而難

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

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為墮腐鼠而虞氏以亾何

謂也曰虞氏梁之太富人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

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

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

射朋張上棋中之以一反

也兩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侠游俠相與言曰

張肩王曰此即前體製收前十數段妙

為墮腐鼠

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
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勢務

也請與公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

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楚大

夫石乞白曰白公勝將為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

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完籥之信關健之固大斗

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

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為亂殺令尹子椒司

馬子期子椒子期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

然而不然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

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

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盤辟也發得罪辟於威王刑

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蹠短足

而怒蹠足蹠足也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憯於

骨髓憯痛也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為

然而不索其肉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若然者

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

身為臣妻為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

石乞不殺白公

刑者子發

越王夫差

淮南子卷十八 人間

齊鹿師曰應前起處之意

社稷效民力。隱居為蔽。而戰為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亾國破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睛。植睛在尾也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

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或曰。損益利害禍福之類。相為倚伏。是非功罪毀譽。往如之相反。亦天下至理。唯心之至明者。能識之。通

不然。篇不外此意。鹿門

有論。篇中言倚伏及復之機。畧盡矣。獨其掇拾牙慧。

畧無鱸錘。徒令讀者精神忽忽。石公

以性道事變。總起中歷歷數利害損益功罪奪。

予遠近親疎微著等相反相合之微幾。而總收。

淮南鴻烈解卷十九

賓王

淮南鴻烈解卷十九

脩務訓

修勉務趨聖人趨時冠敎弗顧履遺不取以濟萬民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或人以為如此乃為得道故以下曉之吾以為

不然。嘗試問之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

有論者必不能廢。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為明矣。古

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蜺之肉。時多疾病。

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

燥濕。肥瘠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

袁不台白又

是一休

張眉王曰突

然而起甚有

鋒穎

張冠王曰前

後辨所謂無

為

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堯立孝慈仁愛

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

趾。四者遠裔不覩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放謹堯於崇山。竄三苗於三

危。灌堯堯佞臣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緝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

苗。一曰三苗。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舜作室築牆。

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三

苗。道歿蒼梧。禹沐浴靈雨。櫛扶風。禹勞天下不避風雨扶風

疾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龍門水門魚遊其中得過者便為龍故曰龍門

禹關而大之故言鑿伊闕山名。禹開截山體令伊水得過。脩彭蠡之防。乘四載隨

山。築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修治防隄也四載

舟陸行用車澤行用蓆隨循也。堯石刊識之。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

薄斂。以寬民氓。早起夜寐以思萬事能得其精故布曰以致聰明寬猶富也野民曰氓布

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

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

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巢譙責也。讓夏桀之過也。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

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懈。懈惰也。奉一爵酒。不知

於色。言其輕也。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又况羸天

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亦遠也。遠猶且多也。

夫聖人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為水以身解於陽眇之河

為治水解禱以身為質陽眇河在秦地

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聖人

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且古之立

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

身也為天下強掩弱眾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

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

齊等也

為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

輔翼之

輔正翼佐也

絕國殊俗僻遠幽閒之處不能被德

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

絕遠殊異能猶及也

是以地無不任

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

隱病失職之事遺亡也

所以衣

寒食饑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

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轉

鬻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

突竈不至於黑坐席不至

於溫派派於行道也

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

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

不以

山為高不以河為廣必踰渡之

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黻

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

事猶務也

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朕肢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

瞻者未之聞也。天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

得谷行。水勢雖東流猶必藉人通之。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

穀得遂長。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絲禹之功不立。而

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

嗜欲不得在。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

勢。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

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煨井。以淮

灌山。此用已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為。用之非其道。故謂之有為。若

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輶。山之用藁。夏瀆而

冬蔽。因高為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為之。此皆因其宜用

之。故曰非吾所謂為。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其所由異

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於欲利人也。何

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悼傷也。自魯趨

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

見楚王。郢楚都。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

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頓兵挫銳。負天下以不義

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

鹿門曰此

鹿門曰古

人之有為

亦得此道

與一無所

有首之所

主口議

鹿門曰有

為此無為同

指

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墨子曰。今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軾伏也其僕曰。君何為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施行也寡人敢勿軾。

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木富於義。寡人

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已易寡

人。不為。使于木之已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為之也吾曰悠悠慙于影。影形也

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

干木賢者。庾秦大夫也。或作唐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

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

攻魏。夫墨子跌蹠而趨千里。以存楚宋。跌疾行蹠趨走也

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

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今夫救火

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甔。或以盆盂。其方員銳楯。

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訶也。

異轉而皆樂。轉音聲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

也。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夷八類。夫訶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

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感。夫聖人之心。日

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効亦大矣。世俗廢

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

之躍。若鵠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吾以為不然。夫

魚者躍。鵠者駁也。猶人馬之為人馬。筋骨形體所受

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夫馬之為草駒之

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五尺以下為駒。放在草中故曰草

駒。翹學包。齧劾咋翟足以嗜雜肌碎骨。蹶蹏足以破

制禁也。盧陷匈。咋齧嗜。穿也。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圉養馬官。擾順也。

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壑。弗敢辭。故其形

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聾蟲也。

無知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乎。且夫身

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為義。帽憑盈滿。積思之貌。性命可

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沉酗耽荒。不

茅鹿門曰世

不知古之聖

不知今之時

以後通論

之當務又

不問費古而

今

張賓王曰文

廢

張賓王曰後

段言學不可

廢

袁石公曰世

儒非詆學問

謂受于天者

不可變易故

以下曉之

舉

字作

龍蟲

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者。

丹朱商均也。曼頰皓齒。形夸誇骨佳。不待脂粉芳澤。

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細理也。夸弱。佳好也。性猶姿也。卷權脰

葵哆夸嚙塵籛翟蔭除感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

者媼模毋此靡作也。籛蔭偃也。感施。雙也。皆醜貌。夫上不及堯

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媼毋。此教訓之

所喻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

疏其子。何也。愛父者眾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

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

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躓之難。輟足

不行。惑也。今有良馬。不行策。鋟而行。駑馬雖策。鋟之

不能進。為此不用策。鋟而御。則愚矣。夫怯夫操利劍。

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

浙脇傷幹。摺折也。為此棄干將。鑊邪而以手戰。則悖矣。

所謂言者。齊於眾。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

黃泉之底。頂極高底。極卑也。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

夫橘抽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眾。薺麥夏死。人曰夏

生。生者眾。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

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

以大氏為本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駢駢念戾不通達音至

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謔謔輕利善趨者謂之謔音抄以多者

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一言而

萬民齊舜目瞳子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

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定也典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

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臯陶馬喙是謂

至信喙若馬口決獄明白察於人情禹生於石禹母脩也感石而生

禹折胸契生於卵契母有媵氏之女吞燕卵而生契幅背而出史皇產而

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弄左臂脩而善射若此九賢者

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聖之天奉奉助也四

俊之才難才千人為俊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

蹙水也蹙履也夫純鈞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

則不能入純鈞利劍名魚腸文理屈辟若魚腸者良劍也型或作盧及加之砥礪

摩其鋒剗則水斷龍舟龍舟大舟陸剗剗犀甲明鏡之始

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鬚眉

微毫可得而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

所以論之過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短缺脩長也

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何以知其然。夫宋

畫吳治。刻刑鑊法。亂脩曲出。宋人之畫吳人之治刻鑊刑法亂理之文脩飾

之巧曲出。其爲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蔡之幼女。衛

之稚質。稚質。少女。柎。闕。纂組雜奇彩。抑黑質。揚赤文。柎。柎。柎。柎。

織組邪文如今之短。沒黑耳亦言其巧也。禹湯之智不能逮。夫天之所覆

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

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岐行虯

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闕。攫搏也。見利而就。避害而去。

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

筋骨雖彊。不免制於人者。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

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無面示受於外。無有學問受謀慮於外以益其

思。故力竭功沮。竭。盡沮。敗也。夫馬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

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已禾乃曰葦。矰。矰。矰。矰。螳知爲

堙。糶。歡。貉爲曲穴。虎豹有茂草。野蕘有芄。仇。背。梢。槎。

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鳥

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僻陋之國。

僻遠陋。鄙小也。長於窮櫛。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

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

佳。百。鳥。以。解。卷。一。九。脩。務。

而不出門。專室小室也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

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容成黃帝臣作曆知日月星辰之行度胡曹

為衣。胡曹黃帝臣后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為車。奚仲夏車正

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

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

達。達通也遂為天下備。備猶用也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

能見者何。見猶知也。言人各有所不通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奄

之。奄蓋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而皆脩其業。當世之

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

知能流通。施設續傳也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今夫盲

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徽。

攫。攫援也。標拂也。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

援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攫援黃帝時捷疾者也何則。服習積

貫之所致。故弓待斲。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

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磻諸之功。木直中繩。

揉以為輪。其曲中規。絜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

刻鏤。揉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又况心意乎。且夫精神滑

...

...

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雲蒸風行在所設施君子有能精搖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遙仿佯於塵埃之外超然獨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閑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援猶索也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歿有遺業生有榮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工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

心多不暇日之故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心同義之

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

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疆而功成

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此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疆成故君子積志委正以

趣明師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不羣於眾也何以明之昔者

南榮疇耻聖道之獨亡於已身淬翠霜露軟朔躑躅

決决跋涉山川冒蒙荆棘淬浴軟猶箸也躑躅跋涉也不敢休息不從蹊遂曰跋涉故觸犯荆棘

棘南姓榮疇字魯人百舍重躑躑躅南見老

聃受教一言精神曉冷鈍聞條達曉明冷猶了也欣鈍聞猶鈍昏也

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達

畧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葉語至今不休葉世也稱譽世傳相語至

今不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莫囂大心撫其

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

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决腹斷頭

不旋踵運軌而歿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

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於是

乃羸糧跣癩走跋涉谷行羸裹也跣足不及着履也上峭山赴深

谿游川水犯津關躡蒙籠歷沙石蹠達膝曾繭重胝

七日七夜至於秦庭歷僵蹠足達穿也鶴峙致而不食晝吟

宵哭面若灰顏色黻梅墨鶴峙峙立不動涕液交集以見

秦王曰吳為封豨脩蛇蠶食上國封脩皆大也豨始先也言將以次至秦也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百

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遑服啓跪處安也使下臣告急

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秦大夫子踰

塞而東塞函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國濁

蓋江水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功之可彊成者也夫七

茅鹿門曰學不可彊乎

淮南子卷十九 脩務

何也

尺之形。心知憂愁勞苦。膚知疾痛寒暑。人情一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苦心勞形。焦心怖備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蓋聞子發之戰。子發楚將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負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歿。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强。困倉不盈。官御不厲。心意不精。將相不强。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駒。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

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察於

辭者。不可耀以名。名虛實之名審於形者。不可遜以狀。狀貌

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

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說言也入亂世闇主高遠其所

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

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夫無規

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

曲直。是故鍾子期歿。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也。

鍾官氏子通稱期名也。達於音律。伯牙楚人。惠施歿。觀世無有知音。若子期者。絕絃破其琴也。

才鹿曰學
通時得其
合而不得其
微解不以古
今為是非矣

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夫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問丈人說。

救敵不給。何道之能明也。問里也。敵橫也。丈人。長老之稱。年少為之說事。老人

敵其頭自救不暇。何能明道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

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

主。唐姑梁。秦大夫。言謝子辯士也。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惠王因藏怒而待

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

也。易革也。夫以徵為羽。非絃之罪。罪在聽也。以甘為苦。非味之

過。過在嘗也。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為狗羹也。而甘

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此未始知味

者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李奇。古之名倡。諸人皆

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

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以示人。人

以為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

則貴。是而同。今古符驗也。古今一也。故曰同。無以聽其說。則所從

來者遠而貴之耳。言無中心明驗。無以聽人說之。是

耳。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今劍或絕側羸

文。齧缺卷銚。而稱以項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絕無側羸

茅鹿門曰學

而不知道者

何以異此

袁和公曰尖

酸

袁石公曰世
人情見如此

無文齧齒卷鉅鈍弊無刀託之為楚
頃襄王所服劍故貴人慕而爭帶之
琴或撥刺枉橈

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
撥刺不正也枉橈曲

弱也闊解壞漏也越音聲散也託之為
楚莊王琴則側室之寵人爭鼓之也
苗山之劍羊

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剝兕甲莫之服帶
苗山楚山利金所出

羊頭之銷白羊子刀雖有利
用無所稱託故無人服帶
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

鳴廉脩營唐牙莫之鼓也
伐山桐以為琴溪澗之梓以為腹鳴聲有廉隅脩營

音清涼
通人則不然服劍者期於恬利而不期於墨

陽莫邪
墨陽莫邪美劍名
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驕

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
濫脇

音不和號
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畧物而不期於洪範

商頌聖人見是非若白墨之於目辯清濁之於耳聽

衆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

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
自不識父之顏心不哀也
故夫孿子之

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

之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
微妙論叙也
今取新聖人

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者

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

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為知者也
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傳代

袁石公曰安
作書依附班
毛氏斥孔孟
忘其說之不
厚故其言如
此然于迂儒
俗世泥古疑
今之病亦稍

圭百鳥以屏
卷一
九
務

稍搗破不可
以人廢言也
意要如此
以古帝王之
道不可行耶

之事以為
知者施也
誠得清明之士
執玄鑑於心
照物明白
不為古今易意
據書明指以示之
雖闔棺亦不恨矣
昔

晉平公令官為鐘
鐘成而示師曠
師曠曰鐘音不調
平公曰寡人以示工
工皆以為為調
而以為不調何也

而汝
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
若有知音者必
知鍾之不調
故師曠之欲善調鍾也
以為後之有知

音者也
三代與我同行
五伯與我齊智
彼獨有聖智
之實
我曾無有閭里之間
窮巷之知者何
彼并身而

立節
我誕謾而悠悠
誕謾俗做也悠悠忽遊蕩輕物也
今夫毛嬙西

施天下之美人
若使之銜腐鼠
蒙蜩
眉皮衣豹裘帶

灰蛇則布衣韋帶之人
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
嘗試使之施芳澤
正娥眉
設笄珥
衣阿錫
曳齊純
笄婦

人首飾珥瑱也阿細穀錫細布統素齊所出
粉白黛黑
佩玉環掄
步雜芝

若籠蒙日視
籠蒙猶眇也
冶由笑
目流眇
冶猶笑巧笑流

睛盼
口曾撓奇牙
出齶
業
舖
搖
會則也撓弱也口則弱撓若將笑

故好齒出詩云齒如瓠犀是也
也
齶舖頰邊文婦人之媚也
則雖王公大人
有志嚴

頤頰之行
者無不憚
惓
豫
癢心
而悅其色矣
憚惓貪欲

也癢心煩悶也
今以中人之才
蒙愚惑之智
被汗辱之行
無

佳南... 卷一... 脩務... 十六

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

鼓舞者鼓舞或作鄭舞鄭神楚懷王幸姬善高攻舞繞身若環。曾撓摩地。

扶旋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擬象也身若秋葍。被風

葍白芷香草也髮若結旌。屈而復舒也騁馳若鶩。言其疾也木

熙者舉梧檟。據句枉。熙戲也舉援也梧檟檟梓皆大小句枉曲枝見枉媛自

縱好茂葉。舞者若若媛不復踐地好上茂木之枝葉龍天矯。燕枝拘。言縱

蟠龍燕枝拘言其著樹如燕附枝也援豐條。舞扶疏。援持也持大條以

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葭蒙踴躍。言其舞體如龍附雲如鳥集由持提大極

其巧葭蒙踴躍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觀者見其微妙

危險皆為之損動中心酸酢其足也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握。彼舞者更

復徐行小笑被倡衣脩罷舞為後曲也夫鼓舞者非柔縱。言非生而柔弱屈句安縱

而木熙者非眇勁。眇絕也言非自強方淹浸漬漸。靡使然

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修。砥礪礪監。莫

見其損。有時而薄。有時積時言非一日然也藜藿之生。蝻蝻然日

加數寸。不可以為櫨棟。榱桷。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

知。故可以為棺舟。知覺其大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

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美善也故詩云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

無為不在廢事在無私學不在泥古在明道是
不詭于聖賢者文亦整暢有局

石公

與治力學皆世務當修者截然兩段另是一格
賓王

淮南子卷二十

秦族訓

秦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
族於一理明其所謂也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
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
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
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
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疎稽之弗得
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
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

石公曰
謂有致

石公曰
以為聖人

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為之靡。縣燧

未轉。縣燧邊候見虜舉燧轉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

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巢居知風也其且雨也。陰曠

未集而魚已噏矣。魚潛居知雨也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

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

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

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吐。佞吟者

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

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住無物而不生。故聖

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神感於內。

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

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嶽。

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

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

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

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稜浸有以相蕩也。精稜氣

者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

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化生萬物。瑤碧玉珠。

茅鹿門曰聖人能神而化

之有本在焉

即后之仁義

袁石公曰何

必專以此為

訓

茅鹿門曰智

巧即後之法

術

孝廉門曰聖
人神化與天

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爲其君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一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

孝廉門曰又
說天地之神

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允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正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爲虎豹。

袁石公曰二
向意味無窮

茅鹿門曰誠
聖化

袁石公曰誠
字何不一
經語

茅鹿門曰此
正聖王之神
化

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夫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虱，蟣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蛟龍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孕。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

中。訟，容繆也。

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

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

豈節拊夫而毛修之哉。聖主在上位，廓然無形，寂然

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人，無軼民，無勞

役，無寬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

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

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

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

老，負釜甌，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今之所能召也。秦

子鹿門曰唯
其誠也

穆公為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
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密子治直父。巫馬期往觀
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
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班
白不戴負。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
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
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
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攄道
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

笑鹿門曰又

聖人之神

因其自然

金石公曰刺

之語

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
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
矣。能循則大化。而欲作則小。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
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
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
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
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斷
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斷。而木之性不可鑠
也。埏埴而為器。窰木而為舟。鑠鐵而為刃。鑄金而為

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劬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修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

搜簡車馬出曰

治兵入曰振旅

入學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

聖人之所匡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

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令之宮

有十二月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

之苗。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墪。高下之

宜。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

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

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

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

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

水石公曰五

以相生為

改父子之

伊敏之

茅鹿門曰五

聖王之治

此又能通

之故求人以

而不使其

家

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

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

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

之。此治之綱紀也。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

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

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乃妻以二

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

雨而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

以為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夫物未嘗有張而不

袁石公曰未
世之敝皆失
聖人之本意

池成而不毀者也。惟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
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
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
沉酒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亾，蒼頡之初作書，以辯
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志，智者得以志遠。至
其衰也，為姦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
圖也，以奉宗廟，鮮喬之具。生肉為鮮，乾肉為喬。簡士卒習射御，
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
力。堯之舉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姦，先息獄訟，止而

不備曰亦
聖人之順其
自然者

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
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推舉，姦人在朝，而
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
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
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
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
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
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
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

袁若公曰正
不得不然

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
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
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
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
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
靡也。故易之失鬼。易以氣定。鬼。樂變至於詩。鄭聲淫也。
之失愚。詩人怒。怒近愚。書之失拘。書有典謨之制。拘以法也。禮之失悛。禮尊卑卑尊不。下甲故悛也。春秋之失訾。春秋貶絕不避王人。六者書人之過相訾也。
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

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
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
各有宜。輪圓輿方。轄從衡橫。勢施便也。駢欲馳。服欲
步。駢。駢服車。中央馬也。帶不厭新。鈎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
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
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

宋襄公與楚戰於泓。楚人敗之。獲襄公。

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

也。宋伯姬坐燒而死。

伯姬其公夫人。夜失火。待傳毋不至。不下堂而燒死。

春秋

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

哀石公曰議
論奇

所、言、而、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慝、
 之、紛、慝惡也、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
 入、新、踈、虛、輕、舉、乘、雲、游、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
 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
 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伐、紂、以、為、天、下、去、殘、除、賊、
 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
 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
 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
 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

哀石公曰難
以事

茅鹿門曰聖
人不拘于一
取其適治而
已故能神化

于、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
 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
 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鬪、而、不、可、令、持、
 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
 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
 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
 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
 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
 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

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
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
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
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言事當因
大法如簡閱絲數米則煩而無功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
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而有益
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
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
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

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
陰陽無為。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
於一辭。審於一枝。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
行。甌甑有是。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
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
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
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
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器方中者為簠。圓中者為簋也。列樽俎。設
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戶

兼石全曰治貴識体

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謠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臚。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若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

鹿門曰正法任人而不有為而不化

袁石公曰歸到誠上

凶。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嗥。伐國逆天之行則時必有犬禍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雞夜鳴而起氣之感動也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臥。巷無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

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慾，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

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茨積土，堆滿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也雖有

腐，腐，體骨也澀，澀，漸水也流漸弗能汗也，其性非異也。通之

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

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

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摩

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喘息，脉之病可知所以貴聖人

者，非貴隨罪而鑿刑也，貴其知亂之所出起也。若不

修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

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

表石公曰：只貴止亂于未形。

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壟。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闖。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

腫化之所致也。夫刺肌膚鑿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為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刺皮為龍文。所以為尊榮之也。聖王在上。

袁石公曰。蘇舞一世全在此。

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

茅鹿門曰。任心不加任人。論至此極矣。

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

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在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僻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

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不得寧處。故家耻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昭昭。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

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為仁也。文公樹米

晉文公樹米曾子架羊架連架所，猶之為知也。當今

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以自為辟。遊不

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

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耻，

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

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淆

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

谷。趨行踏自馳，不歸善者，不為君子。故善言歸乎可

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于木，輕爵祿而重其身。

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

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

歸於善者。田子方段于木，李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

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為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

侯，使百姓不遑啓居。或從或橫，或合眾弱，或輔富強

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

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鳴之夜見，何益

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為之，計義而行之，故事

袁石公曰：直
山恨可笑宜
李龍湖
也

淮南子卷二十一 秦族

成而功足賴也。身歿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踳馳，百事竝行，聖人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歿，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吻喉，愚者不爲也。身貴於天下也，歿君親之難，視歿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爲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

袁石公曰說
得精妙

袁雁門曰名

袁石公曰探
人之言不詭
于聖人之道

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

不鹿門曰此
入歸在養身
二求即前養
神養形與治
下並論之

而制度可以爲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
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
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
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
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
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
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
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
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

周處鄆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
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間，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
囚，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搢笏而朝天下，百姓
謠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
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鞭荆平王之墓，
舍昭王之宮，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
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爲之鬪。當此
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靈
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搔動，百姓罷敝，弃

茅鹿門曰此
縱已之欲而
不能得民者
不知養身者
也

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并疾靈王之兄弟百姓放臂而去

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莽草也。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

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

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

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

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鄆百里。皆令

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

周大夫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

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

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凡

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

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

聞。穿隙定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况開戶發牖。從冥

冥見。炤炤乎。見炤炤。猶尚肆然而喜。又况出室坐堂。

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况登泰山。履石

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况萬物在其

間者乎。其為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

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

茅鹿門曰又以養身論到學上夫唯學能知道故能治人申神同

袁石公曰學問有益宜之

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

之嘗為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

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

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

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

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

望遠近射準也又况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懾。見

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為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

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

受焉。其為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為師亦博

曰名

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况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修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于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天之所為禽獸草木。人之所為禮節。

茅廬門口學
見此然後

所言可

制度。構而為宮室。制而為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為本者。仁義也。所以為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為本。而殺者為末。禽獸之性。大者為首。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必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

必一作不

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亾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申子之三符，

孝廉門戶應

論所論一歸

於仁義

韓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衡，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為庸。子囊楚大夫北逐走庸常也。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氣，豈

感深

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

秦滅趙王遷之漢中房陵

思故鄉作

為山水之嘔。

山水之嘔，詞曲。

聞者莫不殞涕。荆軻西刺秦王。

佳有為鳥引解

卷二

秦族

二十三

高漸離宋意為擊筑竹而誦於易水之上高漸離宋意皆太子

丹之客筑曲二十一聞者莫不瞋目裂眦子髮植穿

鹿門曰商
軟韓申之說
宜所為治哉
以其非仁義

冠。因以此聲為樂。而人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

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弁冕冠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

可嗜也。大羹不和五味朱絃漏越朱絃練絲漏穿越琴瑟兩頭也一唱而三

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

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吹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

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

王者。不可以為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為樂。故

五子之言。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

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

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

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

於山。而入于海。稼生于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

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嶽嶽巖之山。所以

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為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

絕旨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師延為平公鼓朝諶。北

鄙之音。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涓而師

茅鹿門曰極
論法制之不
如仁義故聖
人不務彼而
務此

往古有為則解
卷二十一
秦族
三十一

曠曰此亾國之樂也

靈公進新聲平公平公以問師曠師曠曰紂子師延作靡靡之

樂紂亾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

大息而撫之所以防淫

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

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

實質也巧詐藏于胸中則純白

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

應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然

後成曲車有勞逸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

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

同道則亂位向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

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

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匿

情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吳起為楚滅

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

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以法亾秦察於刀筆之跡

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

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

也然而史蘇嘆之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

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

淮南子卷二十一 泰族 二十五

犯 答也 作答

於越也。小白奔莒。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也。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修政

不殆。謀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

謂伐狄 勝二邑 畏福之為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

曹子。劫桓公。取汶陽之田。公不肯信。諸侯朝之。智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

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 九曲

蠶一歲再收。蠶再 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

為其殘桑也。雖先稻熟。而農夫耨之。離與稻 相似 不以小

利傷大獲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跣而上

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

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紱纒而親迎。非不煩也。然

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

於以舉姦。非不撥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

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

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

而所生足以為滅。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

去蚤虱。而人弗庠者。為其來蛉窮也。狸執鼠。而不可

脫於庭者。為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

茅鹿門曰博

喻法律之不

可用

袁石公曰小

數易窮而大

道可以取勝

此而亾於彼者故行棊者或食兩而路窮行棊謂大博也或

子騎而取勝子騎子對家奇一棊也偷利不可以為行而智術

不可以為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

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

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

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

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

懷之何憂謹堯何遷有苗智伯有五過人之材美髯長大

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藝甲給三材也攻文辯慧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

身歿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強

走先馳馬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

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

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引玄妙之中才繁然

是以為治之道在于法天法天不過因民而已然必

精誠以動之變化以通之學問以識之大旨皆

不詭于聖賢但以鋪敘為主稍欠鈔利耳○鋪

張有餘倘蕩無節然肌豐而力沉矣石公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一 終

茅鹿門曰仁義可不務哉

茅鹿門曰又
以仁義用人
並結本旨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一 泰族 二十六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一

要畧

鴻烈二十篇畧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也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懼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為之辭博為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

來一作象

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汎
論有詮言有兵畧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脩務有
秦族也原道者虛牟六合虛牟猶規模也混沌萬物來太一
之容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託小以苞大守約
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
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則尊天而保真欲再
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
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箋濇肌膚被服法則而與
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若轉丸掌中足

以自樂也倣真者窮逐終始之化羸呼呼有無之精

羸繞匝呼
靡煩也

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歿生之形使人遺物

反已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

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廻造化之母也天文者所以

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

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

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

窮南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

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

使人通廻同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

則者所以土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

刑十二節一月為一節以為法式終而復始轉於無極因

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中國以鬼神之日忌北胡

南越皆謂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

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

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

類覽取橋掇橋取掇以拾也浸想宵類浸微視宵物以也類象也物之可

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决瀆壅塞引人之意

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

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

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與天合同其

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竝明審

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

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鬼不以物易已

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

維初之道埒畧衰世古今之變以衰先世之隆盛而

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

感動樽流遁之觀樽止也流遁披散也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

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

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

提名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

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

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

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畧雜人間之事總同乎

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為節以應小具

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齊俗者所以一羣

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

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道應者攬掇

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

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汜論者所以箴縷

縵縵菜縵之間縵綃也擿先擿恰呢哇隅隙也擿

擿塞呢綃接徑直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

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

符矚呢兼稽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

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耿

施微曲也

縵縵呢

正視呢

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畧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不敢為主而為客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

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强也。誠明其意。進

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

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窳

窳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扁萬物之窒塞者也。

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解墮結。細說捍

搏。困搏圓困也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埒兆也人問者所以

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脉得失之跡。標舉終始

之壇也。壇場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

禍之為福。亡之為得。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

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

者也。脩務者。所以為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

文辭。反之以清靜為常。恬淡為本。則懈墮分學。縱欲

適情。欲以倫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

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

也。故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

倫一作倫

淮南子卷二十一 要畧

所以無為則異故為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
 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秦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
 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
 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
 性情以館清平之靈澄徹神明之精以與天和相嬰
 薄嬰結抱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
 德形於內以若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
 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
 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祥風至黃龍

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專用
 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不賓兆民弗化故德
 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秦族也凡屬書者所以
 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
 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
 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做依言
 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
 而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
 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

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
言君事而不爲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
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
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
知汎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
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畧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
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
知脩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
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

商作備

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商矣。其
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爲語。今專言
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
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爲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漠
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
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
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測淑清之道。
而擲寤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
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

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
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
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為學者。固欲致
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為之辭。以抒其情。
萬物至眾。故博為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
紛遠援。所以洮汰滌蕩。至意洮汰潤也使之無凝竭底滯。
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齒意不可勝數。然祭者
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潰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
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外天

皇王曰妙

地。裨山川。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
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姚。挾至也姚音姚光也潤萬物而不
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
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歛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沉酒。
宮中成市。康梁耽樂沉酒淫酒也作為炮烙之刑。劓諫者。剔孕
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脩德行義。處岐
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
弱制強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
謀生焉。陰符兵謀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

袁石公曰安

欲為文王之

事故自寓諒

揚

性南鵠則解

卷二十一

要畧

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薄少賦。兵也。躬擐甲冑。擐貫。著也。以伐無

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

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

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

殯大歛也。兩楹堂柱之間。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祿

禪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祿父紂而之兄子。

欲為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

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土也。故縱馬華

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

歲石外曰歷

紀孔墨以來

作者以見其

一時救弊之

言者不如鳩

然之無所不

也

去石公曰看

也

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

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

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

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

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

天下大水。禹身執纁。雷垂以為民先。剔河而道九岐。

剔洩去也。九岐河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

水岐為九以入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擯音噴。排去也。濡不給乾。乾音亥。拭也。歿陵

者葬陵。歿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

要畧

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
不絕如綫。也。綫線也。齊國之地。東負海。南北漳河。地狹

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
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

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
辯。作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鍾。也。族聚也。撞之庭下。郊雉皆

响。也。响。鳴也。一朝用三千鍾。贛。鍾十斛。贛。賜也。一朝賜羣臣之費三萬斛。梁丘
據子家。曾導於左右。也。二人者公臣也。故晏子之諫生焉。

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
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上不

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
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申

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墪。敲民險而介於
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

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以繆。百官
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荒狼

也。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
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利

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
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
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
儲與扈治。儲與猶攝業。扈治廣大也。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楚人謂
精搖靡小。皆覽之。棄其畛挈。楚人謂澤。濁為畛挈。斟其淑靜。以統天下。
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
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
塞。布之天下而不窳。窳。緩也。

此淮南自序也。而文多牽合。較班馬自序不類。

甚矣

鹿門

布局極整。主意却要占盡地步。○其志汰者。其
言必侈。其氣盈者。其論必放。安書誠不為纖嗇。
卑瑣要之終。是漢人中之宏博者。何得前無古

人 石公

詞華多新異。可喜。又閱要畧。則全書之梗概可

觀。故少所芟去。

賓王

Printed in Japan

Printed in Japan

